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羅  
隱  
年  
譜

汪德振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羅  
隱  
年  
譜

汪德振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航空叢書

第三種

人 像

著作者：朱 民 威

發行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南京白下路東昇里二號

定價七百元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再版

中國史學叢書

何炳松主編

羅

隱

鑑

譜

汪德振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弁言

羅昭諫世多傳其談諧不經之談，鮮有知其爲有唐一代之詩人，更鮮有知其爲忠義氣節之士。今觀其遺著，忠憤每溢於言表。當時海內鼎沸，亂臣賊子，狼恣蜂屯，致翠輦幸蜀，而昭諫亦流離落魄，故發爲詩文，皆不平之鳴，與夫忠憤之氣也。計昭諫自二十七歲隨貢，至五十五歲已暮年矣，方遇錢鏐。此二十八年中，艱難險阻，窮餓相接，一身備嘗，其詩文之所以工者，殆窮而致之歟！

梁旣篡唐，進錢鏐吳越兩國，且以諫議大夫召隱，不應，勸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雖不用，君子隲之。其凜然忠義之氣，堪並河嶽日星，視當時李山甫杜荀鶴輩，顯若鸞鳳，區以別矣。唐時重進士科，於季世往往取非其人，甚至巢寇亦進士也，而失之於隱者，誠若其序陳先生集（見羅昭諫集）所謂非常之人乎！

余忝與昭諫同里閭，平時雅慕其爲人，屢思編纂年譜，終以覓材匪易而止。今夏閒居梓鄉，長日多暇，乃就羅昭諫集（八卷，康熙刊本）甲乙集（十卷，影宋本）讒書（五卷，拜經樓本）新登欽

賢羅氏宗譜、新登歷代志乘、與當時史載及廣檢名人生卒暨兩浙錢鏐事績相纂合，成羅隱年譜一書。非敢侈言著述，聊免散佚，兼以是正世俗對於羅隱之觀念云爾。

民國二十四年夏新登汪德振紳于甌江岸上

# 羅昭諫年譜

## 羅氏世系表（錄新登欽賢羅氏宗譜）

僊

字同知。（萬曆新城縣志作重知）福州羅唐縣令。自長沙遷新。  
生於唐天寶五年丙戌五月初五日寅時。  
卒於元和八年癸巳八月十四日申時，年六十八。

知微

羅唐縣令。

脩古

應開元禮。

隱

字昭諫，本名權，十上不第更今名。累官鎮塘令，鎮海軍中，諫大夫，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著作郎，司勳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  
妻吳氏。繼妻錢塘杜氏。

塞翁

鎮海軍節度推官。

孝

權

妻朱氏。

世系表內生卒年月，除羅僊外，餘均詳昭諫年譜內。

羅僊，宗譜作福州福清縣令。沈崧撰羅給事墓誌同。按福清唐初爲長樂縣地，尋析置萬安縣，改曰福唐。五代梁改爲永昌。唐復爲福唐，改曰福清。僊在唐時，當無福清之稱，因改正之。

羅昭諫年譜



傳

羅隱字昭諫，新登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乃歸新登。及來見王（錢鏐）懼不見納，遂以所爲夏口詩，標於卷末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之句。王覽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牌之曰：「仲宣遠託劉荆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乃請更之，其略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及爲賀昭宗更名曄表曰：「左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軍旅，惟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成西府，命賓僚巡覽，顧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寢疾，王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隱由是以

紅紗罩覆其上，其後固無文。隱累官錢塘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邊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並行於世。初新登麗江，常有青白二氣亘於江上，晝夜不滅，及隱洎丞相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萬曆新城縣志，康熙新城縣志，道光新城縣志，民國壬戌新登縣志，咸淳臨安志，杭州府志，羅氏宗譜等，雖各爲羅隱撰傳，但傳內缺少事實，統篇都係考語，略無可取，此皆爲方志宗譜之通病也。茲錄吳越備史羅隱本傳，記隱一身，較爲詳實。

## 里居考

吳越備史羅隱本傳，作新登縣人。萬曆，康熙，道光，浙江新城縣志作新城人。康熙年刊羅昭諫集。惟宋刊甲乙集作餘杭羅隱，通鑑亦作餘杭。而五代詩話，又作隱錢塘人。案新城舊時同名者，計有濱江道新城縣，現改爲扶餘；濟南道新城縣，現改爲桓臺；豫章道新城縣，現改爲黎川；貴西道新城縣，現改爲興仁；保定道新城縣，則仍舊名；錢塘道新城縣，改爲新登；此卽羅昭諫里居之新登縣也。按此新登，未改之前，亦曾稱新登，考沈休文宋志：吳黃武五年間，分富春，立桐廬，又立新城，此有新城之始也。又考十國春秋云：梁開平初，避廟諱，改爲新登，此稱新登之始也。嗣後至宋太平興國四年，復以新登爲新城。（見浙江通志）迄于清代仍稱新城。（屬杭州府）至民國則改新城縣名之復出者，浙江錢塘道之新城（卽羅昭諫里居之新城）改爲新登。唐書地理志，新城屬杭州餘杭郡，故甲乙集通鑑之稱餘杭者，特稱郡耳。至五代詩話稱錢塘人者，則誤錢塘令爲錢塘人。蓋昭諫於光啓三年，錢氏表爲錢塘令。（見吳越備史）綜上所述，昭諫里居爲今浙江之新登縣。又按新登徐厚齋聞雲

錄，羅隱爲新登欽賢里，人卽俗呼七里羅家。（地多羅姓，爲昭諫後裔，）縣東鷄鳴山麓，有隱讀書臺。  
新登縣志，勝蹟門，羅隱古宅，在城東三里鷄鳴山下，屬昌定鄉，里名欽賢，清溪繞前，山巒環後，邑人共  
建東白院。今久湮沒，唯讀書臺基尙存，有古桂天矯，相傳爲昭諫手植。

年譜

唐文宗太和七年癸丑 民國紀元前一〇七九年

一歲。

正月二十三日辰時，誕生於浙江新城縣，（避梁諱改新登）欽賢里。（見新登欽賢羅氏宗譜）  
甌江岸上，常有青白二氣亘江上，晝夜不滅，至隱與杜建徽生，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武秀氣焉。

（吳越備史新城縣志）

欽賢羅氏宗譜，作生於太和六年，茲據歷代名人年譜，及沈崧撰羅給事墓誌更正。

閏八月。

唐文宗太和八年甲寅 民國紀元前一〇七八年

二歲

唐文宗太和九年乙卯 民國紀元前一〇七七年

三歲。

十月三十日隱弟權生。（權因乏嗣，卒年失考。見羅氏宗譜。）

唐文宗開成元年丙辰 民國紀元前一〇七六年

四歲。

閏五月。

八月十五日卯時，隱妻吳與沈氏生。（羅氏宗譜）

唐文宗開成二年丁巳 民國紀元前一〇七五年

五歲。

司空表聖圖生。

唐文宗開成二年戊午 民國紀元前一〇七四年

六歲。

杜牧上李德裕書，論上黨事。（資治通鑑）

三月十二日寅時，隱繼妻錢塘杜氏生。（卒於梁末帝貞明二年。年七十有九，見羅氏宗譜。）

唐文宗開成四年己未 民國紀元前一〇七三年

七歲。

韶年夙慧，稚齒能文。（沈崧撰羅給事墓誌）

裴度中立卒，年七十五歲。

唐文宗開成五年庚申 民國紀元前一〇七二年

八歲。

唐武宗會昌元年辛酉 民國紀元前一〇七二年

九歲。

閏九月。

唐武宗會昌二年壬戌 民國紀元前一〇七〇年

十歲。

劉禹錫夢得卒，年七十一歲。

唐武宗會昌三年癸亥 民國紀元前一〇六九年

十一歲。

賈島浪仙卒，年五十六歲。

唐武宗會昌四年甲子 民國紀元前一〇六八年

十二歲。

閏七月。

唐武宗會昌五年乙丑 民國紀元前一〇六七年

十三歲。

唐武宗會昌六年丙寅 民國紀元前一〇六六年

十四歲。

八月白居易樂天卒，年七十有五。



唐宣宗大中元年丁卯 民國紀元前一〇六五年

十五歲。

閏三月。

牛僧孺思黯卒，年六十九歲。

唐宣宗大中二年戊辰 民國紀元前一〇六四年

十六歲。

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 民國紀元前一〇六三年

十七歲。

李德裕文饒卒，年六十三歲。

唐宣宗大中四年庚午 民國紀元前一〇六二年

十八歲。

六月二十三日亥時，隱子塞翁生。卒于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壬辰十月十一日子時。見羅氏宗譜。

唐宣宗大中五年辛未 民國紀元前一〇六一年

十九歲。

唐宣宗大中六年壬申 民國紀元前一〇六〇年

二十歲。

二月十六日吳越王錢鏐生。（卒于後唐長興三年壬辰，年八十一歲。）

閏七月。

隱舉進士不第。

沈崧羅給事墓誌：『弱冠舉進士，高文善價，籍甚廣場。才了十人，學殫百氏；宣名富縣，譽播寰區。唯應鮑謝曹劉，足堪並駕；若遇王楊盧駱，必共爭鞭。立言而克當典謨，屬思而盡成風雅。華歆名著，合處龍頭；李廣數奇，自傷猿臂……』

十月二十一日梁太祖朱晃生（卒于梁乾化二年壬申，年六十一歲。）

杜牧牧之卒，年五十。

唐宣宗大中七年癸酉 民國紀元前一〇五九年

二十一歲。

唐宣宗大中八年甲戌 民國紀元前一〇五八年

二十二歲。

唐宣宗大中九年乙亥 民國紀元前一〇五七年

二十三歲。

唐宣宗大中十年丙子 民國紀元前一〇五六年

二十四歲。

八月十五日巳時，隱祖父名知微，官福唐縣令，卒，年八十有六。（生子代宗大曆七年辛亥二月二

十九日午時。見羅氏宗譜。）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丁丑 民國紀元前一〇五五年

二十五歲。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戊寅 民國紀元前一〇五四年

二十六歲。

閏二月。

李商隱義山卒，年四十六。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己卯 民國紀元前一〇五三年

二十七歲。

是年在賈籍。

自本年己卯，至庚寅。看人變化，不得意時也。

昭諫湘南應用集序：『隱大中末，即在賈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云云。』

唐懿宗咸通元年庚辰 民國紀元前一〇五二年

二十八歲。

閏十月。

看人變化，舉進士七載不第，困居長安，寒餓相接。

昭諫讒書自序：『……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

唐懿宗咸通二年辛巳 民國紀元前一〇五一年

二十九歲。

看人變化，困居長安，寒餓相接。

唐懿宗咸通三年壬午 民國紀元前一〇五〇年

三十歲。

看人變化，困居長安，寒餓相接。

是年有投所思詩曰：『顛顛長安何所爲，旅魂窮命自相疑；滿川碧嶂無歸日，一榻紅塵有淚時；雕琢只應勞郢匠，膏肓終恐誤秦醫；浮生七十今三十，從此恓惶未可知。』其羈旅窮病，可見一般。

王祥卿審知生。（卒于後唐同光三年乙酉，年六十四歲。）

唐懿宗咸通四年癸未 民國紀元前一〇四九年

三十一歲。

閏六月。

看人變化，因居長安，寒餓相接。

唐懿宗咸通五年甲申 民國紀元前一〇四八年

三十二歲。

看人變化，因居長安，寒餓相接。

是年春試不第，東至隋都，賦揚帝迷樓。蓋當時朝廷，大權旁落，細人用事，所謂不迷于樓而迷于人者；感慨而言之也。賦曰：『歲在甲申，余不幸於春官兮，憑羸車以東驅；越魏闕之三千兮，得隋家之故都；喬木拱立以不語兮，繫今昔之自離；慨餘基之未平兮，曰迷樓而在斯。迷樓者乎？揚帝所制，煬襲文後，天下無事，謂春物繁好，不足以開吾視；謂春風懶慢，不足以吹吾志；斯志既熾，斯樓乃峙。樓桷沉檀，棟梁杞梓，將使乎旁不通於日月，外不見乎天地；然後朝奏於此，寢食於此，君王欲左右有

粉黛，君王欲右左有鄒衡，君王欲問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問乎四方，曰：四方有將；于是相乘君恩，將侮君權，百官庶位，萬戶千門，且不知隋煬帝迷于樓乎？迷于人乎？若迷于樓，則樓本土木，亦無親屬，縱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隋煬帝非迷于樓，而人迷煬帝于此，故曰迷樓，然後見生靈意。」  
七月十五日亥時，隱妻沈氏卒，年二十有九。（見羅氏宗譜。是年秋妻卒當返里。）

唐懿宗咸通六年乙酉 民國紀元前一〇四七年

三十三歲。

看人變化。

柳公權誠懸卒，年八十八歲。（歷代名人年譜作卒于咸通元年。茲據歷代名人生卒年表正之。）

唐懿宗咸通七年丙戌 民國紀元前一〇四六年

三十四歲。

閏三月。

看人變化。

唐懿宗咸通八年丁亥 民國紀元前一〇四五年

三十五歲。

看人變化。（按讒書序是歲復至京師。）

是歲有丁亥歲作詩，亦狀當時情況也。詩曰：『病想醫門渴望梅，十年心地權成灰；早知世事長如此，自是孤寒不合來；谷畔氣濃高蔽日，塾邊聲暖乍聞雷；滿城桃李君看取，一一還從舊處開。』

春正月，編次讒書而叙之，叙曰：『讒書者乎？江東羅生所著之書也。生少時自道有言語，及來京師七年，寒餓相接，殆不似尋常人。丁亥春正月，取其所爲書誣之曰：他人用是以爲榮，而余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貴，而余用是以困窮，苟如是，而余之書乃自讒耳。目曰讒書，卷軸無多少，編次無前後。有可以讒者則讒之，亦多言之一派也。而今而後，有誚余以諱自矜者，則對曰不能學揚子雲寂寞以誑人。』讒書共五卷，清阮元列入四庫未收書目，此爲昭諫累舉不第，困居長安時所作，故多不平之鳴。其或譏古刺今，時露卓識。茲錄其目次及主要者若干篇，俾可窺豹一斑。

讒書卷第一



風雨對

蒙叟遺意

三帝所長

秋蟲賦

解武丁夢

救夏商二帝

題神羊圖

伊尹有言

後雪賦

叙二狂生

吳宮遺事

本農

讒書卷第二

丹商非不肖

英雄之言

聖人理亂

莊周氏弟子

雜說

龍之靈

子高之讓

蘇季子

惟嶽降神解

忠孝廉潔

疑鳳臺

說天雞

讒書卷第三

屏賦

秦始皇意

婦人之仁

道不在人

市儻

君子之位

荆巫

蟋蟀詩

三閔大夫意

畏名

三叔碑

天機

讒書卷第四

辨害

齊叟事

槎客喻

漢武山呼

木偶人

市賦

越婦言

悲二羽

善惡須人

秦之鹿

梅先生碑

二工人語

讒書卷第五

書馬嵬驛

投知書

與招討宋將軍書

迷樓賦

說石烈士

答賀蘭友書

拾甲子年事

序陸生東游

請追癸巳日詔疏

刻嚴陵釣臺

弔崔縣令

代韋徵君讓官疏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霜雪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則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權

其弄也；大政不聞下，懼其偷也；天欲何言。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岳，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岳，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苦混沌氏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則不起矣，而人力殫焉。

三帝所長

堯之時民樸不可語，故堯捨其子而教之，澤未周而堯落。舜嗣堯理，跡堯以化之，澤既周而南狩，丹與均果位於民間，是化存於外者也。夏后氏既得帝位，而百姓已偷，遂教其子，是由內而及於外者也。然化於外者，以土階之卑，茅茨之淺，而聲響相接焉。化於內者，有宮室焉，溝洫焉，而威則日嚴矣。是以土階之際，萬民親；宮室之後，萬民畏。

救夏商二帝

夏之癸，商之辛，雖童子婦人皆知其爲不理矣。然不知皆當其時，則受其弊，居其後，則賴其名。

夫能極善惡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惡者俾人懼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餘，懼之者，雖寢食不忘之也。癸與辛，所謂死其身以宥過者也；極其名以橫惡者也。故千載之後，百王有聞其名者，必縮項掩耳，聞堯舜者，必氣躍心跳，慕之名與懼之名顯然矣。而慕之者未必能及，懼之者庶幾至焉。是故堯舜以仁聖法天，而桀紂以殘暴爲助。

### 伊尹有言

唐虞氏以傳授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禹，以醞釀風俗，堙洪水，服四罪，然後垂衣裳而已，百姓飲食而已，亦時之未滴，非天獨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湯氏，以鳴條誓放桀於南巢，揖遜既異，渾樸亦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則臣下有權始於是矣。而曰恥君之不及堯舜，嗚呼！商湯氏之取，非唐虞氏之取也。商湯氏之時，非唐虞氏之時也。商湯氏之百姓，非唐虞氏之百姓也。商湯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禹也。伊尹不恥其身不及和仲稷禹，而恥君之不見堯舜，在致君之誠則極矣，而勵己之事，何如耳，惜哉！

### 後雪賦

鄒生閱相如之詞，呀然解頤曰：善則善矣，猶有所遺。梁王屬酒盈卮，惟生少思，苟有獨見，吾當考之。生曰：若夫瑩淨之姿，輕明之質，風雅交證，方圓閒出，臣萬分之中，無相如之言。所見者，藩溷槍吹，腐敗掀空，雪不斂片，飄飄在中，污穢所宗，馬牛所避，下下高高，雪爲之積。至若漲鹽池之水，屹銅山之巔，觸類而生，不可殫言，臣所以惡其不擇地而下，然後浼潔白之性焉。梁王詠歎斯久，撤去樽酒，相如竦然再拜稽首，若臣所爲，適彰孤陋，敬服斯文，請事良友。

荆巫

楚荆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祈也，羊豬鮮肥，清醑滿卮，祈疾者得死，祈歲者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其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尙爾，況異於是者乎。

蟋蟀詩

頑颯斃芳，吹愁夕長，屑戍有動，歌離弔夢。如訴如言，緒引虛寬，周榻伺隙，繁咽蚤緣。范睡蟬老，冠峨綏好，不冠不綏，爾奚以悲。蚊蚋有毒，食人肌肉；蒼蠅多端，黑白偷安。爾也出處，物兮莫累，壞舍啼衰，虛堂泣曙。勿狗喧嘩，鼠豈無牙，勿學萋菲，垣亦有耳。危條槁飛，抽恨咿咿，別帳釘冷，柔魂不定。美人在何，夜影流波，爲子佇立，徘徊思多。

### 市賦

齊侯幸晏子所止，引目長視曰：『彼也何哉，如蜂如蟻，萬貨叢集，百工填委，紛紛汨汨，胡可勝記。』嬰曰：『臣以敝廬在此，聞于此，見于此，其名曰市。若乃義軒已前，臣不得言，義軒之後，臣知其故。先己後人，惟賄與賂，非信義之所約束，非法令之所禁固。市之邊，無近無遠；市之聚，無早無晚；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進，善惡相混。物或戾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參雜吳越，奔走孩稚，扶策而來，挈提而至。剖削形狀，坊塙口鼻，童頂而跌，譚肩而輒，兼之以耆艾，繼之以諧戲，誰有帳籍，詎假文字。蜀桑萬畝，吳蠶萬機，及此而好，繫何所之。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主宰。君勿謂乎市無伎，歌咽舞腰，賤則委地，貴則凌霄。君勿謂乎市無門，可

南可北，陰陽迭用，人鬼消息。市之衆，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雜，不可以測，或容寇賊。捨之，君子則不得已之玩好；撓之，則小人不得已之衣食。』公曰：『始先生以踊屨之譏，革寡人之非；今先生以交易進退，祛寡人之蒙昧。彼主之者魁師，張之者臚僧，吾知之，謹以從政，庶無尤悔。』

二工人語

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一神於門，土工與木工互不知可。木人欲虛其內，窗其外，開通七竅，以應胸藏，俾他日靈聖，用神吾工。土人以爲不可，神尙潔也，通七竅，應胸藏，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不若吾立塊而瞪，不通關竅，設無靈，何減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焉，立塊者竟無所聞，通竅者至今爲人禍福。

書馬嵬驛

天寶中逆胡用事，變與西幸，貴妃死於馬嵬驛。臣在草野間，得本朝書讀，未嘗不恨生不得批虜額，以快天子意。今復百餘年後，右軾邊隴，裘莽平遠，發人宿憤。然明皇帝時，天下太平矣，卒

有寵僭之咎，不足之恨者，何耶？夫水旱兵革，天之數也，必出聖人之代，以其上瀆社稷，下困黎民，非聖人不足以當其數。故堯之水，湯之旱，而玄宗也革焉。

迷樓賦（見前咸通五年甲申）

弔崔縣令（見後本年夏）

與招討宋將軍書（見後乾符三年丙申）

請追癸巳日詔疏

歲貢賤臣羅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於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水器爐，香蒲篠絳繙輩，致於坊市外門，將以用舊法，而召甘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爲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早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已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岳之縣互，四瀆之宏遠，陛下令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莖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篠爲請者，豈陛下謂其能靈於岳瀆者乎？夫岳瀆視陛下之公輔，裂陛下土田，苟陛下憂，則岳瀆



亦憂矣。受封者，尙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篠輩，復何足以動天；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于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于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以記言，然後付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死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法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掇，豈蒲篠之所及乎？昔商湯之民，不以旱爲災，蓋仁聖之在上也。今旱未及商代，而陛下憂已過矣，臣謹因旱以賀，冀百姓知陛下心。

說石烈士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爲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親信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嗣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以文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侈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使悉以聞。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事也，甚訝之，命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低畏不勝，案驗吏閱之，未知其爲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架

抵尾二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及其至也，亦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奈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固不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聞，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季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一二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具名也，反與光顏、重嗣、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賞不常功，罰不常罪，非陛下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功，亦將爲陛下明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罪不容誅矣，請就刑。』憲宗旣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命赦之，因曰：『烈士。』復詔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刺丞相，有從事爲余言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爲人下。

### 拾甲子年事

太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長，傳故都聲，有

時涼曉哀嘯，歷歷見趙家遺臺老樹，驚離吊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因目爲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從之，然性本便慧，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鉤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爲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履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時，非從諫有野戰之功，拔賊之纜，蓋以其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爲夫子壽，而指揮使輩，率無賴人也。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氣，尙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荷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不以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也。孰謂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如不能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日。會昌中，從諫死，其子謀邀節鉞，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

拾於編簡。

越縵先生荀學齋日記，光緒癸未三月二十四日，記羅昭諫讒書，謂以上諸篇，尤爲可取云。茲錄其詳論如后：

昭諫文於當時猶爲近古，其上招討宋將軍書，謂宋威也，責其養賊釀禍，謂行酷於尙君長，王仙芝辭甚峻厲。請追癸巳日詔疏，言用水器鑪，香蒲篠絳繙，致坊市門外爲禳旱，舊法不足恃；其首自稱歲貢賤臣，二文蓋皆私擬爲之，然足見其心存君國。後之請討賊溫，志節皎然。其說石烈士，記石孝忠推倒淮西碑，爲李諒公訟功，得召見。拾甲子年事，記太和中張谷歌姬李新聲，勸谷去劉從諫，爲谷縊死。兩事爲後人言史所取。其風雨對，蒙叟遺意，三帝所長，救夏商二帝，伊尹有言，後雪賦，荆巫，蟋蟀詩，市賦，二工人語，書馬嵬驛，迷樓賦，弔崔縣令，凡十三首，皆可觀。

除上所述外，他如嚴陵釣臺遺刻，氣節凜然。（見元大德六年黃真輔讒書題辭）慨當時昭宜之閒，綱紐頹圯，亂臣賊子，狼恣蜂屯，不欲和光詭隨，如莽大夫之美新，作梅先生碑以

自況。（見清新登洪燾書羅隱傳後）序陸生東游，狀當時下第困厄之際，且以道義相尙。并錄于后，益可想見昭諫當時氣節，與夫情況若何也。

刻嚴陵釣臺

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耶？寥寥不歸者，光武之故人耶？故入之道何如？假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飛蛇蟄兮，風雨相違；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乎？今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尙，朝爲一旅人，莫爲九品官，而骨肉親戚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網紐頽圯，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失，而劍履閒健者，猶數百位，尙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幸臣牙，特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生殺喜怒之任，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

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撓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子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碑之。

### 序陸生東游

余窮棄長安中二三年，時時於游騁間面人，未嘗決胸臆事，直自謂是非顛倒，不復得見其人。一年，遇生於靖安里中，相其吐氣出詞，落然有正人風骨，余既急於近己，而生亦以節概見多，自是出處游息，不復狎他人矣。雖厄窮毀譽，進退得喪，未嘗不同之；有時因事，慷慨發涕相感，以爲讀書不逢韓吏部，作人不識陽先生，信吾徒之弊也宜矣。後一年，俱以所爲道請于有司，旣不能以偷妄相梯，又不能挾附相進，果于數百人中，不得禮部侍郎意，由是知余者，弔余以色，不知者，匿余以聲，媿負徬徨，撲澆無所旣。三月，生以故東出鄒魯間，雖下第之緒，與將別之緒相煎，然鄒魯聖人之鄉，亦足以暖生之憔悴。夫聖人羈旅七十國也，以君臣父子道，未昭塞

天地間，猶栖栖耳。是聖人患乎教不立，而不患乎名不彰。設使其早率一城，嘯一旅，則周之一諸侯材具，復安有今日功業乎？聖人徒也，不當以聖人道爲利家染後，挾其所歸，且爲余整衣冠，拜朝堂下，酌其車服禮樂之數，升降揖遜之儀，思量侯伯卿士中，復有夫子罪人否，還日以言極之去矣！青門曉開，無一器酒以澆恨，明天子在上，不敢哭以致懷。勉之哉！行與不行，在生道耳，第與不第，其如生何。

本年夏，前晉陽崔縣令死于通政里，客舍殍也。昭諫此時，亦寒餓困厄，因以有感，作詞以弔之。詞曰：『丁亥夏，前晉陽崔縣令，死于通政里，客舍殍也。余雖不識其人，且念其官不卑也，死亦命也，而竟以餓者，是必不爲貪吏，爲貪吏則不然，因作詞以弔曰：南風熱兮雲蒸乾，緬飢魂兮愁鬱盤，莅晉陽兮俸薄，魂之廉兮無剝削。余辭以弔空，魂來親兮無西東；魂無山兮山之鬼，莫叔彼之生兮未嘗足；魂無野兮野之鬼，陳仲彼非其得兮，一介不之共。魂邀留兮京師，上愉愉兮下怡怡，殘敗肉兮乞狗彘，捨此兮何之。量天地之廣大兮吾不得而知，雞則走而鷹則飛，鳴蟬瘦而蝻蟻肥，何濁也則是清也，則非。茫昧既不可以問兮，盤礴不可得而推，況吾懷以四顧兮，孰知夫天地之云爲。』

唐懿宗咸通九年戊子 民國紀元前一〇四四年

三十六歲。

看人變化，不得意時也。

是年，落第歸江東，不隨歲貢，（見讒書重敘）都門與常修相別。有詩云：

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歸路五湖東；名慚桂苑一枝綠，鱸憶松江兩筍紅；  
浮世到頭須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秋七月，徐州都虞候許偁、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上以高品張敬思赦其罪，部送歸徐州，乃止剽掠。崔彥曾謀誅勛等不果，遂亂。庚午，賊攻陷宿州，副史焦璠走免，翌日遁去；元密縱兵追之，不利，被殺士卒死者殆千人，反攻彭城，城陷，困彥會於大彭館，聲勢大盛，濠州亦降。泗洲刺史杜悛，偕舊友孫讓固守，賊不得下，遣許偁將兵數千助吳迴攻泗州，會救兵至，賊陷梁城，據淮口，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濠州，又寇和州，驕暴日甚，民不聊生。（參資治通鑑）隱有徐寇南逼，卽事獻江



南知己詩，忠憤之氣，溢于言表。（見四庫全書提要）詩云：

酒闌離思浩無窮，西望維揚憶次公；萬里飄零身未了，一家知契意會同；

雲遮晉國塵應暗，路轉吳江信不通；今日便成盧子諒，滿襟珠淚墮霜風。

閏十二月。

唐懿宗咸通十年己丑 民國紀元前一〇四三年

三十七歲。

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遂拔襄城。曹翔進擊豐沛，乘勝圍彭城，守吏納門降；龐舉直、許佶出走，降將張玄稔追殺之。徐州遂平。助率兵二萬襲宋州，陷其南城，渡汴南掠亳州，循渙水而東，至蘄官軍大集，殺賊近萬人，助亦死於亂軍中。（資治通鑑）

是歲，以徐賊甫平，詔罷科舉。（越縵先生荀學齋日記）隱重敘讒書。敘曰：

隱重敘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司用公道落去；其夏調饒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虺就辟，刀機猶濕，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不爲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位，則執大

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誡將來也。自楊孟以下，何嘗以名爲。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必不以蠱蝨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書也，不亦宜乎？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庚寅 民國紀元前一〇四二年

三十八歲。

看人變化，不得意時也。

秋試不第，與陳希孺、黯，膠其道於蒲津秋試之場，自後俱爲小宗伯所困。（見昭諫集陳先生集後

序）

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見湘南應用集序）

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辛卯 民國紀元前一〇四一年

三十九歲。

夏，得衡陽縣主簿，時硤川盧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回，皆謂隱不宜佐屬邑。

閏八月。

冬十月，乞假歸親，阻風於洞庭青艸間，敍湘南應用集。敍曰：

隱大中末，即在貢籍中，命薄地卑，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變化。去年冬，河南公按察長沙郡，隱因請事筆硯，以資甘旨。明年夏，隱得衡陽縣主簿，時硤川盧侍御自龍城至，右司張員外遊曲江回，皆謂隱不宜佐屬邑。於戲，隱自卜也。審江表一白丁耳，安有空將卷軸，與公子弟爭名，幸而知非，得以減過。冬十月，乞假歸親，阻風於洞庭青艸間，因思湘南文書，十不一二，蓋已失落於馬上軍前故也。今分爲三卷，而舉牒祠祭亦與焉。某月二十四日序。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 民國紀元前一〇四〇年  
四十歲。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癸巳 民國紀元前一〇三九年  
四十一歲。

是臘又困於第。（見江夏酬高崇節詩）

唐僖宗乾符元年甲午 民國紀元前一〇三八年

四十二歲。

閏四月。

後蜀孟知祥生。（卒於後唐清泰元年甲午，年六十一歲。）

陳希孺，黜告以昏嫁之牽制，東歸青門，隱後遂游大梁。（見昭諫集陳先生集後序）有詩酬江夏

高崇節云：

臘雪都堂試，春風汴水行；十年雖抱疾，何處不無情；

羣盜正當路，此游應隔生；勞君問流落，山下已躬耕。

是歲，荐饑，民困不賑恤而急斂，王仙芝始起。（資治通鑑）

唐僖宗乾符二年乙未 民國紀元前一〇三七年

四十三歲。

是歲，仍在大梁。（見送友人歸夷門詩）

王仙芝陷曹濮，黃巢起應之，乘至數萬。（資治通鑑）

唐僖宗乾符三年丙申 民國紀元前一〇三六年

四十四歲。

仍在大梁，有送友人歸夷門詩云：

三年流落大梁城，每送君歸卽有情；別路算來成底事，舊游言着是前生；  
壇荒懶尋詞人會，門在空憐烈士名；至竟男兒分應定，不須惆悵谷中鶯。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諸道兵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尙在，攻剽如故，時兵始收，詔復發之，士皆忿而思亂。

八月，仙芝陷陽翟城。

九月，又陷汝州，刺史王鐸被執，東都大震；再陷陽武攻鄭州。（資治通鑑）

是月初九日亥時，隱父修古卒，年七十一，生於憲宗元和元年丙戌二月十五日午時，（見羅氏宗

譜）丁憂在里。

十月，仙芝南攻唐鄭。

十一月，仙芝攻鄂復二州，陷之。

十二月，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仙芝愈肆猖狂，受詔不應，遂大掠蘄州。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資治通鑑）

昭諫上書與宋，促其進兵討賊，責以大義，動以利害，更說以民困待救之急，措辭得體，皆出乎忠義之氣也。其書曰：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祿安、文祐皆自盜而升朝序也。所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緣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燭剝我梁，宋天子以蠛蝨癢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年，三擁旆節，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版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

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施，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以十二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理，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以沽其值，因以藥稔之，疽癩，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家。且二賊之嚙壽春，唱穎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于梁、宋，其爲老者殺，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貨財，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嚙唱刷掠之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太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輻重，當時憲司悉繩以法。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摧士伍，鞭撻饋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爲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唐僖宗乾符四年丁酉 民國紀元前一〇三五年

四十五歲。

閏二月。

唐僖宗乾符五年戊戌，民國紀元前一〇三四年

四十六歲。

宋威卒。

王郢之亂，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是歲，曹師雄寇兩浙，杭州募諸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字，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爲之都將，號稱八都，昌爲之長，其後字卒，錢塘人成及代之。臨安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爲石鏡都知兵馬使。（資治通鑑）

唐僖宗乾符六年己亥，民國紀元前一〇三三年

四十七歲。

閏十月。

唐僖宗廣明元年庚子，民國紀元前一〇三二年



四十八歲。

昭諫有江東甲乙集，其詩自光啓以前，廣明以後，（一作光啓以後，廣明以前。）海內雜亂，乘輿播遷，艱難險阻之事，多見之賦咏，時魏府節度使王智興，（一作鄴王羅紹威）學隱詩，自號偷江東集。（見王漁洋五代詩話）

田令孜陰爲幸蜀計。

十二月，壬午旦，黃巢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癸未，百官退朝，聞亂兵進城，布路竄匿，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壬辰，巢入宮卽帝位，國號大齊，改元金統，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立后置百官，鄭畋首唱諸道討賊。（資治通鑑）

唐僖宗中和元年辛丑 民國紀元前一〇三一年

四十九歲。

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緜州；丁丑，至成都，館於府舍，上遣中使趣高駘討黃巢，道路相望，駘終不出兵。（資治通鑑）隱有卽事中元甲子詩，及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詩四首，皆忠憤之氣，

溢於言表。（見四庫全書提要）

卽事中元甲子

三秦流血已成川，塞上黃雲戰馬閒；只有羸兵填渭水，終無奇士出商山；田園已沒紅塵內，弟姪相逢白刃間；惆悵翠華猶未返，淚痕空滴劍文斑。

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

子儀不起渾瑊亡，西幸誰人從武皇；四海爲家雖未遠，九州多事竟難防；已聞肝食思眞將，會待政游致假王；應感兩朝巡狩跡，綠槐端正驛荒涼；爪牙柱石兩俱銷，一點淪塵九土搖；敢恨甲兵爲棄物，所嗟流品誤清朝；幾時睿筭殲張角，有處愚人載隗囂；跪望峻山重啓告，可能餘力不勝妖；邪氣奔屯瑞氣移，清平過盡到艱危；縱饒犬彘迷常理，不柰豺狼幸此時；九廟有靈思李令，三川悲憶恨張儀；不憐一曲還京樂，重對紅蕉教蜀兒；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蒼黃路屈盤；丹鳳有情塵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

靜憐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王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闌干。

是年，高駢起造迎仙樓，羅昭諫廣陵妖亂志載云：「呂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于公廨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又有詩譏之。

鸞音鶴信杳難迴，鳳駕龍車早晚來；仙境是誰知處所，人間空自造樓臺；

雪侵朱檻應難到，蟲網閑窗永不開；仔細思量成底事，露凝風擺作塵埃。

冬，高駢又起延和閣于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尺，皆飾以珠玉，綺窗綉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見廣陵妖亂志）畢將軍謂師鐸。

高駢召石鏡鎮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捍禦鄉里爲辭而去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昌自石鏡引兵至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更請於鎮海節度使周寶，寶不能制，表爲杭州刺史。（資治通

鑑)

唐僖宗中和二年壬寅 民國紀元前一〇三〇年

五十歲。

閏七月。

高駢好神仙，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以方術惑之，賂左右共爲欺罔，駢倚之如左右手，公私事皆決焉。用之悉排擯舊將，而進其黨，軍政大壞。又使駢深居不與將士相接。(資治通鑑廣陵妖亂志)

八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

(資治通鑑)

馮道可道生。(卒于後周顯德元年甲寅，年七十七歲。)

唐僖宗中和三年癸卯 民國紀元前一〇二九年

五十一歲。

三月，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岩下、貞女三鎮，錢鏐將八郡，自富春擊之，破黃嶺，擒岩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冬十月，劉漢宏將十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逆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鎗刀而遁。己未，漢宏收餘衆四萬復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資治通鑑）

唐僖宗中和四年甲辰 民國紀元前一〇二八年

五十二歲。

三月，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於錢鏐，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瓊，召鏐兵共攻婺州，擒賚而還。

六月，壬辰，李師悅追黃巢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黃巢首降。（按黃巢乾符三年起爲盜，至是凡十年而滅。）

是歲，餘杭鎮使陳晟，逐睦州刺史據之。

唐僖宗光啓元年乙巳 民國紀元前一〇二七年

五十三歲。

閏三月。

昭諫有江東甲乙集，其詩自光啓以前，廣明以後，（一作光啓以後，廣明以前。）海內離亂之作。（見

王漁洋五代詩話）

唐僖宗光啓二年丙午 民國紀元前一〇二六年

五十四歲。

冬十月，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資治通鑑）

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資治通鑑）

十二月，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鏐知杭州事。

（資治通鑑）

羅隱自唐大中十三年己卯，二十七歲，已在貢籍。咸通元年庚辰，二十八歲，至四年癸未，困留京師。五年甲申，秋，妻吳興沈氏卒，是時當在里。至咸通八年丁亥，復至京師應試，是年編次讒書。越明年戊子，落第歸江東。己丑，詔罷科舉。庚寅復秋試，又落去。咸通十二年辛卯，三十九歲，始得一衡陽主簿，冬，十月即乞假歸。至乾符元年甲午，四十三歲，游大梁等處。乾符三年九月，父歿，丁憂在里。至光啓二年丁未，已五十五歲矣。時近暮年，方遇錢鏐。計自二十八歲至五十五歲，其間二十七年，貧困飄泊，艱難險阻；既遭妻歿，復遭親亡，酸辛悽苦，一身備嘗之矣。此二十七年中，除上述外，餘時當如吳越備史本傳所載：歷湖南、淮、潤等處，所至不遇；看人變化，萍飄無定時也。總其一身困厄悽辛，每見之於詩文，除按年列入譜者外，餘則擇錄於后，是亦可知昭諫當時之境遇若何也。

下第作

年年模樣一般般，何似東歸把釣竿；  
岩谷漫勞思雨露，彩雲終是逐鷓鴣；  
塵迷魏闕身應老，水到吳門葉欲殘；  
至竟窮多也須達，不能長與世人看。

下第寄張坤

謾費精神掉五侯，破琴孤劍是身讎；九衢雙闕擬何去，玉壘銅梁空舊游；  
蝴蝶有情牽晚夢，杜鵑無賴伴春愁；思量不及張公子，經歲池江醉酒樓。  
以上兩首，寫當時落第情形。

西京崇德里

進乏梯媒退又難，強隨豪貴殫長安；風從昨夜吹銀漢，淚擬何門落玉盤；  
拋擲紅塵應有恨，思量仙桂也無端；錦鱗頰尾平生事，却被閑人把釣竿。

西京道德里

秦樹團團夕結陰，此中莊舄動悲吟；一枝丹桂未入手，萬里滄波長負心；  
老去漸知時態薄，愁來唯願酒杯深；七雄三傑今何在，休爲閒人淚滿巾。  
以上爲落第困居長安時作也。

思歸行

不畊南畝田，爲愛東堂桂；身同樹上花，一落又經歲；



交親益相薄，知己恩漸替；日開十二門，自是無歸計。

東歸昭 諫年譜

五〇

仙桂高高似有神，貂裘敝盡取無因；只將白髮期公道，不覺丹枝屬別人；  
雙闕往來慙請謁，五湖歸後恥交親；盈盤紫蟹千卮酒，添得臨歧淚滿巾。

東歸途中作

村橋蒼黃覆釣磯，早年生計近相違；老知風月終堪恨，負覺家山不易歸；  
別鴈客帆和岸落，遠程霜葉向人飛；買臣嚴助精靈在，應笑無成一布衣。

以上爲落第後思歸，及途中之作也。

別池陽所居

黃塵初起此留連，火耨刀耕六七年；雨夜老農思水旱，雪晴漁火共舟船；  
已悲世亂身須去，肯愧途危跡屢遷；却是九華山有意，列行相送到江邊。

酬丘光庭

正月十一日書札，五月十六日到，柳吟秦望咫尺地，鯉魚何處閑徘徊；  
故人情意未疎索，次第序述眉眼開，上言二年隔煙水，下有數幅真瓊瑰，  
行吟坐讀口不倦，瀑泉激射琅玕摧，壁池蘭蕙日已老，村酒蘸甲時幾杯，  
鶴齡鴻算不復見，雨後蓑笠空莓苔。自從黃寇擾中土，人心波蕩猶未迴，  
趙殷合眼拜九列，張濬掉舌升三台，朝廷濟濟百揆序，寧將對面容好回，  
禍生有基妖有漸，翠華西幸蒙塵埃，三川梗塞兩河關，大明宮殿生蒿萊。  
儒夫早歲不量力，策蹇仰北高崔嵬，千門萬戶扃鎖密，良匠不肯雕散材。  
君今得意尙如此，况我麋鹿悠悠哉，榮衰貴賤目所睹，莫嫌頭白黃金臺。

以上寫黃巢之亂，及僖宗幸蜀時也。

宗光啓三年丁未

民國紀元前一〇二五年

十五歲

歸佐吳越錢鏐。

隱初見錢鏐，以所爲夏口詩標于卷首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讓英雄。」鏐覽詩大笑，因加殊遇。復貽以書曰：「仲宣遠託劉荊州，都緣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吳越備史十國春秋）

置錢塘縣，表隱爲錢塘令，拜秘書著作郎，辟爲鎮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崧撰羅給事墓誌）

正月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

五月，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仁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

六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陞於陽羨。（資治通鑑）

九月甲戌，秦彥命其將劉匡時殺高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隱著廣陵妖亂志以

非之。（十國春秋）通鑑頗取之。（繆荃孫跋廣陵妖亂志）

冬十月，甲寅，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橐鞬，具部將禮郊迎之。

閏十一月。

十二月，乙未，周寶卒於杭州。錢鏐以杜稜爲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

薛朗以歸。

隱宰錢塘有秋晚詩云：

宰邑慚良術，爲文愧壯圖；縱饒長委命，爭奈漸非夫；  
杯酒有時有，亂羅無處無；金庭在何域，回首一踟蹰。

盧白堂前牡丹相傳云太傅手植在錢塘

欲詢往事柰無言，六十年來此托根；香暖幾飄袁虎扇，格高長對孔融樽；  
曾憂世亂陰難合，且喜春殘色尙存；莫背欄干便相笑，與君俱受主人恩。  
縣齋秋晚酬友人朱瓚見寄

中和節後捧瓊環，坐讀行吟數月來。只歎雕龍方擅價，不知顧尾竟空迴；  
千枝白露陶潛柳，百尺黃金郭隗臺；惆悵報君無玉案，水天東望一徘徊。  
以上諸詩，係爲錢塘令時所作也。

唐僖宗文德元年戊申 民國紀元前一〇二四年

五十六歲。

九月，錢鏐遣其從弟錫，將兵攻徐約于蘇州。（資治通鑑）

唐昭宗龍紀元年己酉 民國紀元前一〇二三年

五十七歲。

三月，丙申，錢鏐拔蘇州，徐約亡入海而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

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成及代之。

冬十月，以給事中杜孺休爲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沈粲爲制置指揮使。（資治通鑑）

十一月，昭宗更名暉，隱爲賀表曰：『左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

（見吳越備史）

田頴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資

治通鑑）

唐昭宗大順元年庚戌 民國紀元前一〇二二年

五十八歲。

閏九月。

唐昭宗大順二年辛亥 民國紀元前一〇二一年

五十九歲。

秋七月，壬戌，新城杜稜築東安鎮（即今新登）羅城。（見隱撰東安鎮築羅城記）

十二月，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互百里；行

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資治通鑑）

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 民國紀元前一〇二〇年

六十歲。

三月，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爲防禦使。（資治通鑑）

夏四月，庚寅，東安鎮羅城工竣。

五月，杜稜擒羣師于新築羅城下。（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後唐莊宗李存勖生。（卒於後唐同光四年丙戌，年三十五歲。歷代名人年譜作生于光啓元年乙巳，今據歷代名人生卒年表正之。）

後晉高祖石敬瑭生。（卒於後晉天福七年壬寅，年五十一歲。）

唐昭宗景福二年癸丑 民國紀元前一〇一九年

六十一歲。

閏五月。

田令孜卒。

閏月，以武勝軍防禦使錢鏐爲蘇、杭觀察使。

秋七月，丁巳，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

九月，丁卯，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五代史資治通鑑）鏐命沈崧艸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要求耶！」乃請更之，其略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未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吳越備史本傳）

冬十一月，杭州羅城成；隱爲之記曰：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故魯之祝邱，齊之小穀，猶以多事不時而成。況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以南北，轟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飾，以爲牧人之道，其盡此乎？餓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蹶于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力焉。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爲百姓計，東眄巨浸，輾閩粵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劫之不意，攘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策。由是復興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自秋七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掎合於冷水源。綿互若千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髻之緩急，燕趙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于人，而損之己者，吾無媿與！某年月日記。



唐昭宗乾寧元年甲寅 民國紀元前一〇一八年

六十二歲。

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資治通鑑）

唐昭宗乾寧二年乙卯 民國紀元前一〇一七年

六十三歲。

二月，辛卯，董昌稱帝，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錢鏐謂昌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何如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也。昌不聽，鏐將兵三萬，至越州諭昌；昌懼，執送首謀吳瑤等，請待罪天子，鏐乃還。

四月，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今日所爲，類有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六月，庚寅，以錢鏐爲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

九月，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攻蘇州，以救董昌。

十月，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頔，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資治通鑑）

淮南將田頔、安仁義，率衆攻東安都，都將杜稜，憑城自守，隨機拒敵，日斃淮南兵于城下者無算；淮南兵百端攻之，不可下。由是紫溪、保城、建寧、靜江四鎮，皆聚保東安，而東安遂爲吳越重鎮。（新登縣志武備篇，明凌志撰杜稜傳，羅隱撰東安鎮築羅城記。）

十二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資治通鑑）

後漢高祖劉知遠生。（卒于後漢乾祐元年戊申，年五十四歲。）

唐昭宗乾寧三年丙辰 民國紀元前一〇一六年

六十四歲。

正月，辛未，安仁義屯湖州救董昌，錢鏐遣顧全武屯西陵以拒之。

閏正月。

三月，楊行密破錢鏐於黃天蕩，遂圍蘇州。

五月，董昌使人覘錢鏐兵，言強盛，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喜。顧全武圍其城，昌懼，去帝號。甲午夜，全武急攻越州。乙未，克其外廓。己亥，全武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

八月，加錢鏐兼中書令。

十月，以錢鏐爲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丙子，更名威勝爲鎮東。

十一月，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資治通鑑）

唐昭宗乾寧四年丁巳 民國紀元前一〇一五年

六十六歲。

春正月，唐昭宗在華州。命行軍司馬杜稜、都監吳璋帥師討東陽安仁義，復攻睦州。一夕，大風雨，賊衆驚擾，遂趨歙而遁。（吳越備史新登縣志）

三月二十九日酉時，隱孫塞翁子，孝生。時塞翁年四十八歲。（孝卒於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見羅氏宗譜）

夏四月，顧全武救嘉興，破淮南兵，田頴走。

六月，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

秋七月，錢鏐還杭州，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戊戌，拔無錫。辛丑，拔常熟、華亭。

九月，湖州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資治通鑑）

唐昭宗光化元年戊午 民國紀元前一〇一四年

六十七歲。

正月，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

六月二十一日，隱作東安鎮新築羅城記。

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卽以龐助觚於前，王仙芝踐踏於後，尋乃黃巢大掠于京  
城。所以齊寇攘臂一噪，四海瓦解。自爾枝牽蔓引，耳聞口吠，其或一壘之不謹，一板之不嚴，則  
剝剔之不暇。雖十室之邑，三戶之鄉，必壁壘以備之，籬落以抗之；況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翳倚  
者乎？杭之別郡，舊有八都之目，其所以破山偷旌，八將之功所致也。而東安主領大師杜公，尋  
以擒逆賊薛朗於京口，破丁從實於毘陵，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屬其兵於子弟焉。撫于內

者，曰建思，禦于外而弭寇，摧凶者，曰建徽，經度于季孟之間者，曰建威。泊太師解印而歸，淮叛  
淝偷，連壓封部，元帥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築之要，濠塹之廣袤，地理之橫互，皆取則于  
大丞相。一之日，鳩其民人，相其險易，惟師有令，衆克從之。二之日，度其資費，卜其力用，經之營  
之，厥畫惟稟。三之日，命其將李可球、胡僅等曰：汝常從役于杭，必能識大丞相意，善匠事，勿令  
不如丞相指揮曰：侔，汝工。曰：溫，汝率鐸令等二十一將，翼侔以進。曰：鄧，泊儼，汝督防遏備，禦二  
都之士卒，以介于侔之左右。曰：助，汝司吾儲廩，謹吾出入城者，若有墜，惟汝之咎。起大順辛亥  
年秋七月壬戌，訖于明年夏四月庚寅，蟠東蟲西，離連坎接，隆者就之，窪者盈之，民不弛擔，時  
不妨農。夏五月甲辰，犒羣師于城下，若杵若舂者，皆與焉。不三四年，淮南節度使楊氏行密，以  
稱盜，豕突獮衝，擾我疆界，而東安尤爲其所忌。行密簡安仁義之精銳，分田頴、陶雅、金威之敢  
勇，以攻東安城，樓櫓翔空，矢石交迸。翊日，我軍憑其城，斃賊將于城下者，其數盈千，濠寨塹堙，  
自是羣寇不復有圖南之意。是知人非城，則無以爲捍，城非人，則無以自固；不有城也，人何以  
安，不有將也，城何以堅。于時紫溪、竄堡、火口、建寧不守，靜江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之生聚焉。

噫！天下之無事也，吾鄉則有河間凌準宗一，濮陽吳降下己，汝南袁不約還樸，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也，吾鄉則有太師建徽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豈文武之柄，倚伏而然也？抑江山稟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嘗以先師之道，干名貢府，進取未半，九鼎羹沸，文既不用，武非所習，今將老矣，高謝三軍。太師以鐃金勒石見徵，不敢堅遜。乾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是年八月己未方改元，故六月時仍稱乾寧也。）

九月，顧全武拔蘇州，臺濛棄城走。

魏博節度使羅宏信卒，軍中擁其子節度副使羅紹威知留後。

十一月，以魏博留後爲節度使。

衢州刺史陳岌，請降于楊行密，錢鏐使顧全武討之。（資治通鑑）

唐昭宗光化二年己未 民國紀元前一〇一三年

六十七歲。

三月，婺州刺史王壇爲兩浙軍所圍，求救于宣歙觀察使田頔。

夏四月，田頴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

五月，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于龍丘，擒其將王球，遂取婺州。（資治通鑑）

唐昭宗光化三年庚申（民國紀元前一〇一二年）

六十八歲。

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錢鏐使其從弟鏐拒之。

八月，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

是歲，錢鏐建鎮海軍使院。冬十月，觀察判官羅隱爲記。（資治通鑑）

惟天子建國，必惟九牧，九牧既序，區分局署。兩漢三公，府有掾屬，魏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

秦王儀鎮中都，高齊以辛術監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任也。其官屬則令僕以至於尙書丞郎，

唐制由行臺而置探訪使，殆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大丞相以錢塘之衆，東槎漢宏，

西殲逆朗，天子不欲易其土，故自符竹四命，然後移於錢塘。生物以宜，租賦以便，斥去舊址，廣

以新規，廊開閤，拔起階級，俾幢節之氣色，魏武之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闢大廳之西

南隅，以爲賓從晏息之所，左界飛樓，右劇嚴城，地聳參峻，面約背敞，肥楹巨棟，間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葺葺，非若越之今潤之舊也。疆場之事，則議之於斯；聘好之禮，則接之於斯；生民之疾痛，則啓之于斯；軍旅之賞罰，則參之于斯；非徒以酒食駢羅，而語言嘲噓者也。其府屬以下，或八都舊將，或從公于征，或稟之于朝廷，或拔之于鄉里，故天子用清宮傳道之選以佐之，輟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秩卿曹，職領相次，自我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噫！大丞相之勳德，旣藏之天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礫石，其可久乎！是年十月，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爲記。

十二月，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爲刺史。（資治通鑑）

唐昭宗天復元年辛酉 民國紀元前一〇一一年  
六十九歲。

夏四月，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

閏六月。

八月，或告楊行密，錢鏐爲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



八寨以拒之。

冬十月，李神福敗杭州兵，擒顧全武。錢鏐聞之曰：喪我良將！神福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帥衆三千降之。

十二月，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爲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墟禁樵採，又使顧全武迪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于要路，多張旗幟爲虛寨，鏐以爲淮南兵大至，遂詰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資治通鑑）

唐昭宗天復二年壬戌 民國紀元前一〇一〇年

七十歲。

四月，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裘，錢鏐大喜，遣裘還。

五月，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

八月初，孫儒死，（景福元年）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他日必爲深患，請以土人代。不從。鏐如衣錦軍，命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

溝洫，鎮海節度副史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甲戌，鏐臨饗諸將，縮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縮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進逼牙城，鏐子傳瑛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縮，縮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卽龍井，去杭城西南十五里。）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之旗鼓與縮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值更卒憑鼓而寐，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縮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縮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爲固矣。掌書記餘杭羅隱曰：樓不若皆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爲驗。（新登縣志資治通鑑）

九月，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劍叱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遣顧全武戍越州，全武曰：至越不如至揚，乃遣全武以子傳璩告急于楊行密。徐、許召田頌共攻杭州。

全武說行密曰：田頌得志，必爲王患。錢鏐請以子傳璩爲質，且求昏於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璩。

十二月，楊行密召田頴還，田頴徵犒軍錢二十萬緡于錢鏐，且求子爲質，將妻以女，鏐子傳瓘請爲質於頴。

是年，昭諫撰陳先生集後序，序曰：

頴川陳先生諱黯，字希孺。曩者與余聲跡相接于京師，各獲譽于進取。咸通庚寅歲，膠其道于蒲津秋試之場，自後俱爲小宗伯所困不一。至甲午春，告予以婚嫁之牽制，東歸青門。摯執之後，余亦東游，逮大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溥在幕，齎其文軸謂余曰：『陳君罷而東，豈斯文之終窒乎！子東及之，爲我歸其文，而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歡月而後別，爲我謝范陽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由是音塵杜絕。天復元年，四門博士江夏君，通家相好，于吳越而余論及場中曩之名士，及希孺之表也，余不覺愴然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德業爲之序，以寄，俾余繫述，遂得申斯言。嗚呼！大唐設進士科三百年矣，得之者或非常之人，失之者或非常之人，若陳希孺之才美，則非常之人失者矣。夫德行莫若敦于親戚，文章莫若大于流傳，今已備于江夏之筆矣，余不克再敘，止書交道于是。噫！

唐昭宗天復三年癸亥 民國紀元前一〇〇九年

七十一歲。

六月，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奔，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建徽方食，使者直入戶內，建徽不顧，鏐以是益重之。（新城縣志資治

通鑑）

九月，丁未，李神福敗王瓊，汪建子吉陽，礎又敗之于皖口，獲徐綰，以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涓。

十月，錢鏐遣方永珍救楊行密。

十一月，乙亥，田頴出戰死，臺濠克宣州。初，頴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頴之婦弟也，頴敗，瓘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爲鎮東都虞候。（資志通鑑）

唐昭宗天祐元年甲子 民國紀元前一〇〇八年

七十二歲。

周太祖郭威生。(卒于周顯德元年甲寅，年五十一歲。)

三月，楊行密遣錢傳璟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

四月，賜錢鏐爵吳王。

閏四月。

八月，壬寅，蔣元暉帥史太等弑昭宗於椒殿。

十一月，陳璋以衢州叛錢鏐，降楊行密。(資治通鑑)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乙丑 民國紀元前一〇〇七年

七十三歲。

春正月，李德誠斬安仁義於廣陵市。

是月，兩浙兵圍陳詢于睦州，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爲雅所敗，虜鎰及球以歸。

夏四月，庚子，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錢鏐使其弟鏐將兵救之。

八月，錢鏐又遣方永珍救婺州。

九月，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以璋爲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兩浙將方習敗之，習進攻婺州。

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子渥立。（資治通鑑）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丙寅 民國紀元前一〇〇六年

七十四歲。

春正月，陶雅畏王茂章斷其歸路，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以王茂章爲鎮東節度副使，更名景仁。庚辰，鏐如睦州，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

八月，周本迎陳璋歸淮南，兩浙兵攻衢州。

十二月，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

閏十二月。

是年，羅隱轉司勳郎中，充鎮海節度軍判官。（沈崧撰羅給事墓誌）

梁太祖開平元年丁卯 民國紀元前一〇〇五年

七十五歲。

是年，梁篡唐。

三月，錢鏐遣子傳瑛、傳瓘討盧侏於溫州，克之，斬侏，移兵討盧約于處州。

四月，壬戌，梁王更名晃，卽位于金祥殿，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唐亡。

隱說吳王錢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

鏐始以隱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五月，梁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爲吳越王。（資治通鑑）

梁旣篡唐，進武肅王吳越兩國，且以諫議大夫召隱，隱不行。（十國春秋）

盧約以處州降吳越。

蜀王建與弘農王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晉王、岐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

七月，辛亥，以吳越王錢鏐兼淮南節度使。（資治通鑑）

八月十三日，詔授隱爲吳越給事中，錢鏐所表也。（羅氏宗譜）

授羅隱給事中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膺鴻運，節擢賢良，以惠天下。今吳越國王前請建置錢塘縣，惟朕許可。茲以錢塘令羅隱才學兼優，既尋偃室之任；文行並美，堪授隗臺之用；拜除給事，允協國華，誠爲國爲民之道也。詔到卽行，欽哉毋怠！

開平元年八月十三日頒下。奉勅臣張昭。

（按沈崧撰羅給事墓誌，作開平二年，茲據宗譜。）

九月，己亥，蜀王王建稱帝。（資治通鑑）

梁太祖開平二年戊辰 民國紀元前一〇〇四年

七十六歲。

春正月，蜀改元武成。



晉王（李克用）命李克寧立子存勳爲嗣，晉王薨。

吳越王遣兵攻淮南甘露鎮以救信州。

三月初五，詔封給事中羅隱父祖曾三代。

詔封給事中羅隱父祖曾三代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布國政，以惠天下，必去民之惡，導民之善，俾民興起，樂善不倦，在位効忠，共襄厥治。今有吳越國給事中羅隱，克忠克孝，光乃祖父。諸臣奏稱，隱父修古應開元禮，祖知微福唐縣令，曾祖僊福唐縣令，准俱照原職，加封一等；妻俱封孀人，以昭盛典，以勸善良。欽此。欽遵！

梁開平二年三月初五日頒下。（羅氏宗譜）

八月，錢鏐遣王景仁詣梁，陳取淮南之策，淮南將周本、呂師造擊吳越，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淮南，取東洲，旣而敗于魚蕩，復失東洲。（資治通鑑）

開平中，累徵隱爲夕郎，不起。羅袞以詩寄之曰：

平昔時風好涕流，讒書雖勝一名休。寰區嘆屈瞻天問，夷陌聞詩過海求。  
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游。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

隱亦以詩答之云：

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卽神仙憩卽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  
鴿原謾欲均餘力，鶴髮那堪問舊游。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司空圖表聖卒，年七十二歲。

梁太祖開平三年己巳 民國紀元前一〇〇三年

七十七歲。

春，寢疾。（沈崧撰羅給事墓誌。）錢王親臨撫問，因題于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輩應難繼此才。」隱起爲續末二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以紅紗罩覆其上，以誌恩遇。（吳

越備史）

夏四月，錢鏐、杜建徽等大破淮南兵，解蘇州圍。（資治通鑑）

五月，勅充隱子塞翁爲鎮海軍節度推官，吳越王所薦也。

勅充鎮海軍節度推官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古張官置吏，內重輔臣，外藉節度使之官，調濟蒼赤，各得其所。朕今允吳越國王薦擢羅隱之子塞翁，性秉忠孝，才兼文武，充鎮海軍節度推官，庶有猷有爲，克堪吏治，以光朕命。

開平三年五月下。

秋七月，信州刺史危仔昌奔吳越，錢鏐以仔昌爲淮南節度副使。

冬十月，高澄欲盡殺百姓，戊辰，澄以州叛附于淮南，鏐命指揮使錢鏐討之。

是年，隱遷鹽鐵發運使。（沈崧撰羅給事墓誌）

十二月十三日巳時，歿于西關舍，享年七十七歲。（羅氏宗譜羅給事墓誌）

梁開平四年庚午 民國紀元前一〇〇二年

春，正月十三日，歸靈於杭州錢塘縣定山鄉山里，殯於徐村之穴，鎮海軍節度推官金部郎中沈

崧爲撰墓誌。

羅給事墓誌

昔者軒皇廣運，錫其族以疏封，光武中興，策有勳而復姓。兩漢之後，三國以還，間出令人，實惟顯族。吞禽叶夢，君章之位極泰山；拉虎輸忠，令望之功崇喬嶽。暨乎永嘉南渡，封邑多遷，代不乏賢，世濟其美，枝蕃派遠，詎可編書。府君諱隱，字昭諫，曾祖諱僊，字童知，福州福唐縣令，皇考諱修古，應開元禮。府君之生也，齟年夙慧，稚齒能文，建木初萌，迴是干霄之幹；玠圭在璞，已彰揭璽之光；泉湧詞源，雲橫筆陣。國僑博物，舌幹多知，緣情必務於刺時，體物無忘於諫獵。冥鴻凌厲，寧將燕雀同羣；天驥騰驤，肯與駑駘並駕。弱冠舉進士，高文善價，籍甚廣場，才了十人，學殫百氏，名宣寓縣，譽播寰區。唯應鮑、謝、曹、劉，足堪並駕；若遇王、楊、盧、駱，必共爭鞭。立言而克當典謨，屬思而盡成風雅，華歆名著，合處龍頭，李廣數奇，自傷猿臂。始以光啓二年，罷隨計吏，投迹本藩，乃遇淮浙錢令公吳越國王，將清國步，聿求羣彥，光贊永圖。因置錢塘縣，以策表上請，詔下可之。由是直綰銅章，兼榮朱紱，薦尋偃室，擢昇隗臺，拜秘書省著作郎，辟爲鎮海軍節度

掌記；翩翩稱職，郁郁清詞，用張昭固可稱王，得劇孟猶如敵國。天祐三年，轉司勳郎中，充鎮江節度判官。開平二年，授給事中。至三年，遷鹽鐵發運使。莫匪情殷，搜帳禮盛，焚林子玉在朝，至侯欽德，孔明輔政，魏帝寢謀。折衝樽俎之間，談笑鼓旗之畔，讀書萬卷，討論見先聖之心，揭萬千篇，諷誦在時人之口。嗚呼！蒼天不弔，哲人其萎！以開平三年春，寢疾，冬十二月十三日，歿於西關舍，享年七十七歲。以開平四年正月二十三日，歸靈於杭州錢塘縣定山鄉居山里，殯於徐村之穴，禮也。府君娶吳興沈氏，先三年卽世。（宗譜作歿於咸通五年甲申）附于平陵之北坂。先下泉谷，杜氏之西階，今歸同穴。嗣子塞翁，充鎮海軍節度推官，天資至性，孺慕哀增，飲水漿，每傷鄰里。噫！昔宣父生于周季，歷聘諸侯，竟莫之遇，至於泣麟著歎，喪狗興嗟，逮至明皇，始封袞冕。今府君世值唐衰，觀光二紀，宗伯不能第，宰屬不能官，豈有司之遺賢耶？豈府君之賦命耶？及遇我王，錄爲上介，致之大僚，存沒加恩，翼燕可託，原田賻贈，式表初終，儒士於時亦謂達矣。向非我王之至明玉鑒，豈展府君之多藝多才，所以主有禮賢之名，賓有榮家之幸明矣！崧也，鏤冰費力，映雪徒功，乏錫跌銅斗之知，異甲觀羽鱗之學，因叨前席，久接後塵，具田

諸公述而有道，諒無媿色。乃銘曰：軒轅負屨，盤石開封。姬朝和襲，荆楚附庸。乃文乃武，爲光爲龍。勳積餘慶，惟賢所鍾。又銘曰：家本新城，地臨浙水。惟彼秀色，鍾乎夫子。性直道古，藝高德美。退罷文場，榮歸故里。

羅隱自五十五歲，（光啓三年）至七十七歲而卒，二十二年間，爲遇吳越錢鏐之時。當其改艸謝表略曰：『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未下，』爲滅浙西人民之所負。及後勸鏐舉兵討梁，大義凜然。隱寢疾，鏐親臨撫問，題辭壁間，慨嘆才難，所以尊之也。且錢鏐素慢士，而遇隱有殊禮，非僅以初見時之夏口詩也，蓋因其忠義之氣節耳。賓主之間，遇合之知，散見于著作之內，爰擇集一二，附錄于此，以覘二十二年間遇合之情形也。

### 病中上錢尙父

左脚方行右臂攀，每慚名跡污賓筵。縱饒吳主容衰病，爭奈燕臺費料錢。  
藜杖已乾難更把，竹輿雖在不堪懸。深恩重德無言處，回首浮生淚泫然。

### 暇日投錢尙父

牛斗星邊女宿間，棟樑虛敞麗江關，望高漢相東西閣，名重淮王大小山。  
醴設闌傾金鑿落，馬歸爭撼玉連環，自慚麋鹿無能事，未報深恩鬢已斑。

春日投錢塘元帥尙父二首

正憂衰耄辱金臺，敢望昭王顧問來，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  
三都節已聯翩降，兩地花應次第開，若比紫髯分鼎足，未聞餘力有瓊瓌。  
征東幕府十三州，敢望非才忝上游，官秩已叨吳品職，姓名兼顯魯春秋；  
鹽車顧後聲方重，火井窺來焰始浮，一句黃河千載事，麥城王粲謾登樓。

## 著作

新登縣志、文物、藝文欄載羅昭諫撰江東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三卷、吳越掌記集三卷、淮海寓言七卷、讒書五卷、湘南應用集三卷、靈璧子兩同書十篇、廣陵妖亂志不分卷。

羅昭諫集八卷，四庫提要云：唐羅隱撰。隱有兩同書已著錄，考吳越備史隱本傳云：隱有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集，竝行於世。鄭樵通志藝文略載羅隱集二十卷，後集三卷，又有吳越掌記集三卷。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甲乙集僅十卷，而後集反有五卷，又多湘南集三卷，且註甲乙集皆詩，後集有律賦數首，湘南集乃長沙幕中應用之文。隱又有淮海寓言等，求之未獲云云。據此，則不特吳越掌記集不傳，卽淮海寓言、讒書二種，振孫且不得見矣。此本爲康熙初新城知縣張瓚所刻，後有瓚跋云：昭諫諸集，今不復見，僅得江東集鈔本於邑人袁英家；嗣後得甲乙集刻本，合而讀之，雖全集不獲盡觀，窺豹者已得一斑矣。蓋出於後人所掇拾，非舊帙也。所載詩四卷，又有雜文一卷，詩與毛晉所刻甲乙集合，雜文則不知原在何集，其湘南集僅存自敘一篇，列于卷中。序謂湘南文失落于馬上軍



前，僅分三卷，而舉業祠祭之文亦與焉。今雜文既無長沙應用之作，亦無舉業祠祭之文，惟諸啓多作于湖南，或卽湖南應用集中之遺歟。文苑英華有隱秋雲似羅賦一篇，蓋卽後集之律賦，此本失載，卽所採亦尙遺漏矣。第七卷末一篇，爲廣陵妖亂志，前十一篇，疑卽淮海寓言之文也。第八卷有兩同書十篇，唐志著錄其說，以儒道爲一致，故曰兩同，似乎讒書之外，又有此書，其異同則不可考矣。隱不得志于唐，迫唐之亡也，梁主以諫議大夫召之，拒不應；又力勸錢鏐討梁，事雖不成，君子肆之，其詩如徐寇南逼感事獻江南知己一首，卽事中元甲子一首，中元甲子以辛丑駕幸蜀四首，皆忠憤之氣，溢於言表；視同時李山甫、杜荀鶴輩，有鸞梟之分。雖殘闕之餘，猶爲藝林所寶重，殆有由矣。

又靈壁子兩同書十篇，四庫提要載唐羅隱撰。隱，字昭諫，新城人，本名橫，以十舉不第，乃更名。朱溫篡唐，以諫議大夫召，不應。後仕錢鏐爲錢塘令，尋爲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史，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吳越備史載隱所著，有淮海寓言及讒書，陳振孫已訪之未獲。惟此書猶傳于今，凡十萬，上卷五篇，皆終之以老氏之言；下卷五篇，皆終之以孔子之言。崇文總目謂以老子修身之說爲內，孔子治世之道爲外，會其指而同原，然則兩同之名，蓋取晉人將無同之義。

晁公武以爲取兩者同出而異名，非其旨矣。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以爲唐吳筠撰。考宋史藝文志，別有吳筠兩同書二卷，與此書同載之雜家類中，非一書也。

據上所云，則羅隱著作現存者，四庫全書中有羅昭諫集八卷，爲清康熙時新城知縣張瓚所刻，內包含甲乙集、廣陵妖亂志兩同書。而兩同書，四庫全書子部中，別又有搜入，餘外著作皆不得見矣。茲據海寧吳騫愚谷叢書，內有讒書五卷，是書計自宋淳熙二年，新城知縣楊思濟刊；元大德六年，羅隱裔孫雲叔重刊；明隆慶二年，錢叔寶毅從元板本抄錄；後吳枚菴即從此本抄。吳騫以枚菴本刊入愚谷叢書，阮元四庫未收書目，亦曾著錄。清光緒年，邵武徐榦復爲刊印，今板存浙江圖書館。又按四庫全書提要云：羅昭諫集第七卷末一篇爲廣陵妖亂志，前十一篇疑即淮海寓言云云。今考所云十篇，均載讒書內，當時未見此書，故有此舛疑之說也。

詩話

青州王師範，嘗遣使齎禮幣求詩，及得隱詩，大喜。又令狐滈登進士，隱賀以短章，滈父綯曰：吾喜兒得第，喜得羅公一篇耳。其見重當時，有如此者。（十國春秋）

隱負文稱，然貌古而陋。宰相鄭畋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日，隱至第，鄭女垂簾窺之，自是絕不咏其詩。（舊五代史）

時西湖日納魚數觔，號使宅魚。會王（錢鏐）召隱題磻溪垂釣圖，隱借詩寓意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鈎釣國更何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王遂蠲其征。（十國春秋）

唐昭宗欲以甲科處隱，有大臣舉隱華清宮詩云：『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直遂寢。（十國春秋）

鍾陵妓雲英，隱與有舊，下第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耶？隱遂贈以詩云：『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鑑戒錄）

江南李氏，嘗遣使聘越，越人問見羅給事否？使人曰：不識，亦不聞名。越人曰：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曰：爲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全唐詩錄）

唐尤重進士，其末也，如李振勸朱溫，一日殺裴樞等百餘人于白馬驛；蘇楷駁昭宗諡，李山甫教樂從訓害王鐸一家三百口，皆不得志於場屋者爲之。乃至巢寇亦進士也，科目之弊如此！當時唯羅隱有詩名，屢擯于名場，然逢世亂離，依錢氏以庇，未嘗失節。五言云：『四海霍光第，六龍張奉營。』此必諸鎮皆封王，賜功臣號。及岐汗劫質天子之時，又云：『陪臣無以報，西望不勝情。』又聞幸蜀七言云：『靜憐貴族謀生易，危惜文皇創業難。』尤有惓惓本朝之意。（後邨詩話）

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武肅崛起，以魯風善書札，召爲表奏孔目官，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爲錢塘令，因宴賦詩一箇，禰衡云云，自是始厚之。（古今詩話）

潤州甘露寺有硯石，狀如伏羊，形製略具，號硯石。（作銀硯）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昭烈論曹公。壁間有舊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此（一作兩）沉吟，硯石猶（一作空）存事可（一作莫）尋，漢鼎未安（一作分）聊把手，楚醪難滿（一作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

還有市面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灣。』時錢鏐、高駢、朱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時所作，差婉而有味也。（蔡寬夫詩話）

江東集有淚詩曰：『自從魯國濟然後，不是好人卽婦人。』常疑其出處。及觀孔叢子，言子高游平原；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節流涕交頤，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今乃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耶？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于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始解其說。

唐人記后土夫人事，以譏武后耳。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駢酷信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以葦蓆千領，畫甲馬之狀，令用之於廟庭焚之。又以五綵牋寫太白陰經十通，置于神座之側。又于夫人帳中，塑綠衣少年，謂之韋郎。故羅隱詩云：『韋郎年少知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

（藝苑雌黃）

顧雲依淮南高駢，隱譏之，夏，飲于海風亭，雲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遽曰：白澤遭釘釘在門。隱在

漸幕，沈崧得新榜示隱，隱題其末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霸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射獵歸。』（詩話總龜）

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本於盧仝月蝕詩，然尤簡明。（後邨詩話）

隱謝裴廷翰詩卷云：『澤國佳人，唯粧半面，營丘辨士，或獻空籠。』（摭言）

隱題杜甫集云：『楚水悠悠漫結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教孫武重泉下，不見詩人說用兵。』（南  
部新書）

羅隱詩：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話殊有味。（彥周詩話）

隱有江東集十卷，其詩自光啓以後，廣明以前，海內亂離，乘輿播遷，艱難險阻之事，多見之賦咏。時魏府節度使王智興學隱詩，自號詩卷爲偷江東集。（唐五代詩話）

曹唐、羅隱同有詩名，羅曰：唐有鬼詩。或曰：何也？曰：『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唐曰：隱有牡丹詩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抒情集）

### 軼事

羅隱在科場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所棄，每與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隱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羣英，亦不過尉簿耳，若能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懵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隣居有賣飯媪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媪歎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爲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嫗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五代史補）

隱罷上中書之日，費窘，因抵魏，謁鄴王羅紹威。將入境，先貽書，敘家世，鄴王爲姪，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紹威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人，多爲所薄，今惠然肯顧，其何幸勝得在姪行，爲幸多矣，敢不致恭。於是擁旆郊迎，一見卽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於鏐稱叔父。（五代史補）

羅隱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竇滻營墅居之，因自號江東生。（十國春秋）

隱與顧雲謁淮南高駢，隱見駢酷好仙術，潛題后土廟刺之，連夕掛帆而返。巫者告駢，駢怒，發棹追之，不及。後駢遇害，隱著妖亂志以非之。（十國春秋）

隱頻不得意，頗怨望，爲貴游子弟所排，契闊東歸。時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曰：某與同舟而載，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隱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亦可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糗糠也。由是不果召。（北夢瑣言）

羅隱喜筆工，長鳳，贈雁頭箋百幅，士大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彩羅大組換之。（茶香室叢鈔）



### 神話故事之由來

世傳羅隱出語成讖，今父老猶言之鑿鑿，然其語皆荒誕不經。王漁洋五代詩話引纂要云：池州建德縣有金鷄石，隱嘗過此，戲題云：『金鷄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鷄飛鳴而去。此出語成讖之一證。今新登鄉亦有金鷄石。（新登縣志引徐氏閒雲錄）

閩中書笥灘，玉鬢峯皆留隱異跡，而黃滔贈隱詩亦云：『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丹成道者言。』（十國春秋）

今豫章兩越閩人，凡事俗近怪者，皆謂此曾經羅隱秀才說過，後訛曰羅衣秀才。（仁恕堂筆記）  
羅隱，新城人，博物能詩，——然性傲睨，探隱命物，往往奇中，故至今稱前定不爽者，猶云羅隱破題。（西湖遊覽志）

竹魚形似竹葉，游於田畔，俗傳羅游秀才，乞食田疇，田間無饌，因摘竹葉撒水曰：來年可供饌。後溝中生此魚，因名竹魚。（分水縣志）按此羅隱秀才，又訛曰羅游秀才矣。

## 後裔

羅塞翁，錢塘令隱之子，爲吳中從事。隱以詩名于時，而塞翁獨寓意丹青，亦詞人墨客之所致思也。塞翁善畫羊，世罕有其蹟；惟餘姚陸家曾收一卷，精妙卓絕。（宣和畫譜圖繪寶鑑圖畫見聞志）

元大德間，隱裔孫應龍爲徽州學正，重刊讒書。（黃直輔讒書題辭，方回讒書跋）

考新登縣志人物傳，羅隱後裔，僅載塞翁擅丹青，餘未見有繼武宗風。或以其他事業著聞者。今新登縣東學山鄉欽賢里，昭諫後裔聚族而居，約三十餘家，大多耕種爲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90909)

中國史學叢書 羅隱年譜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汪德振

主編者 何炳松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謝兩東孫平治)

中D六五七四

平



發入城之後，首先到華西壩咪楊的住所，兩個人見着了，因為開隔了一個時辰不會見面，所以更爲親密的談訴着。

這是最後的見面，兩個人誰也沒有料到這是一次死別。在市塵里消磨了一晚，談話比什麼都重要。這時期兩個人的戀情里不單純是蜜的成份了，也還反映出各人性格的一些缺點，以及由這些缺點所引起的爭執。譬如榮發罷，他知道咪楊更清楚一點了，一個大學女生，通過家庭，小學，中學，以及做抗戰宣傳工作，再到大學的悠長生活過程里，走過東西南北多少省的地區上，難道就只有一個單純的友情關係嗎？決不是的，這麼一個火熱的女郎，具有中國女人靜的與西洋女人動的生活習慣，性格，飽受着高級文化的滋潤，當無免不了受許多青年男子的追逐。可是，咪楊到底是一個年歲較大一點，人間事也略爲清楚一點的人，加以自己所受的書本教育所得到的戀愛操守，以及榮發這麼一個活生生勇敢的保國壯士史詩般的生活之吸引力，常常對於來追逐的青年男子報以果決的抗議行動。事後把這些事說給榮發聽。榮發聽了之後，雖然是頗爲安心，但總免不了一點酸醋作用。這是基於「戀愛排他性」來的，也可以說是由於「愛的獨占欲」所致。在這時候，咪楊則處在一個頗爲大方的身外人情況之下，榮發就免不了當場發作一陣，咪楊的男性與倔強，馬上使單方的激越語辭成爲交流電火。這些噴火情況在他們訂婚前後常常發生，可是，戀愛情深，二個人都珍貴過去與現在，也都知道這一生不一定能再發現比對方更美更完好的伴侶，所以又拋開吵嘴的爭執要好起來。

九日晚上的相聚，他們談各人的事。咪楊敘說她連日逃警報的經過：

「早晨同金陵同學到青春島去游泳，帶逃警報。青春島名字好聽，可是一枝紅花都沒有，只是四面的水，合抱了一塊小陸地，不過樹木很多，所以就被稱為青春島了。我們並沒划多久，水太急了，在沙灘上吃糖菓，在樹林里跑、跳、唱歌，大有在海濱之勢，可惜沒有你在，否則更有趣呢！

阿發頗為貪戀的聽着咪楊嘴里說出的青春島的風光，不過一種遺失的感覺，悄悄的夾入這貪戀里。女的不覺這些，又說下去：

「這種生活即使過一輩子也不嫌多，有時我真想就在華西端過一生大學生活。」

「讓你過一輩子大學生活好了。我呢，就一輩子看守飛機。」男的帶氣的吐着怨言。

「不，我盼望我們二個人都能過這種日子，在將來你打完仗，我們回到你的家鄉，不是有更好的真正海濱足以供我們遊樂嗎？我在想望那種日子。」這一枚糖菓，解了男的的不快。二個人又轉到這些天的敵機入侵的上面來。

「我常常在想你的飛行，會不會因為牽掛到我的身上而誤了事。大前天晚上我在南虹游泳池，看到天上成羣的紅綠飛行燈掠過，就想，是不是有你在里面呢？如果你在，你自然不知道我在下界一個小水池里游泳。」

「那晚沒有我，我這一個星期倒頗安心。只是昨晚一個電話使我不安了一夜。我怕你胃病又發作了，是不是你昨晚打了電話到我隊上去的？」

「沒有打電話給你。」

男的疑惑起來，女的也幫他猜想誰打的這個電話。

想不出誰來。咪楊說：「不必想了，反正我想像你正在忙累，自然不會打電話擾你。總之，我此刻但願你安心安意去專注到打仗上面，不要想其他好嗎？」

「是的，我的理智也如此要求我呢。不會出事的，你放心好了。我要好好利用敵機入侵的機會打幾次好仗，這些記錄的。不過，我們現在約定，一等這個酷烈的夏季過完，我得到了秋季休假，就立刻結婚，去峨嵋或青城山渡蜜月。你能應允我嗎？」

女的沒有應允，浸潤在榮發的兩條臂膀擁抱里了。

十日一整天低雲垂墜在川西的天空，在城內吃過早餐，咪楊催榮發東隊。

「這種惡劣的天氣，不會有什麼事的，我去電話到隊里告一假陪你好嗎？」

「不，決不要這樣。在我期考的時候，你也會勸我不要來××看你，要我用心做功課，現在不正是你的考期了嗎？你該聽我的話。」隔著餐桌上吃殘了的盤碟，咪楊央勸着。

「好，我回去好了。八一四空軍節我們總可以進城的，這之前，我隨時叫傳令兵送信來，嫌寂寞，你到××來看我也行。」榮發說。

兩個人同時站起跨出餐室，兩乘洋車拖了這兩個青年人，穿過愁雲低垂的市街，在外南大橋下坡後，一條橫路上，兩個人各在車上揚了揚手。

一乘向華西場，一乘車踏上××華里的公路。

## 九



榮發回到了他的戰鬥的家。這裏又是號音，青灰色的小間頭營舍，與一羣同生死的戰友面孔，說話聲音，以及房間里四壁滿掛着的飛行袍、大衣、軍刀、圖囊等等東西，代替了咪楊，代替了城市里的雜亂無章。在十日下午，他忙着處理了一陣回家後的零事，就去球場上打了一會兒籃球。

入晚，低垂的雲層里忽然降落下陣雨，雨點敲打庭院地上，敲打在屋頂上，已使居在室內的人們感到如同置身雨中一般，加上舍後一排楊柳樹也隨風搖曳着枝條，雨聲更令人心煩的吵鬧起來。

勤務兵拿來大隊部所規定的警戒人員名單。這上面，他的名字與他曾經飛過的××號海鷗連在一起，他是第二分隊中編隊長，他把全盤陣陣看了一下，在自己名字下，簽了一個字。

雨聲雖煩鬧，他可不管這身外的事物與大自然情況，立刻睡去。

「大概今夜不會有情報的罷。」

「這麼大的豪雨，敵機是不會來的了，明天也許放晴，不過今晚先好好睡一覺再說。」想着想着，蒙好懸掛的蚊帳，榮發與同室的戰友都沉入夜睡。

夜間是在落雨，全四川都在豪雨的淋洗中。可是，月亮也來向人間掙扎。雲層因為變成陣雨淋漓到地上去，也就破碎稀薄下來。

夜間三點鐘，敵機兩批，一批七架，一批十二架，利用華中地區的好月色與夜航燈光悄悄起飛了。

夜間三點鐘，四山水間的監視哨把敵機情況不斷向重慶、向成都傳播。榮發所屬的流星羣大



「我們一起機之後，就鑽入低迷的雨雲里，隨着黃分隊長迅速的升高，一會兒就已在×千公尺的天空盤旋着。透過雲穴，我們看見所要掩護的三個地區。當我們正由北面南飛時，忽然瞥見七架敵人輕轟炸機也正在由北而南飛着。這時候太陽已在露面，射在雲里，映成靛青。霞光里我們遭遇敵人，你想這該是多麼令人興奮！我看見譚副隊長動募他的飛機，搖擺機翼，接着他就由側方攻擊下去，我則由王雲雲分隊長領着實施對頭攻擊。黃分隊長也強烈的向敵機實施攻擊，我因大敵當頭，只顧攻擊，對戰友的注意當然不比從瞄準鏡里去看敵機那麼嚴密，在一瞥中只覺得譚與黃確是在猛烈的攻擊，我想，像那種猛攻，不會沒有戰果的，那天情報說有一架敵機帶傷墜落廣安，我想或許是那次的戰果。」

「敵轟炸機羣經不住我們的圍攻，就急忙逃却，我們這時候又重新爬高位，從西向東飛，又折向南邊，在××上空，因為雲多，我與黃分隊長失却了連絡。」

「後來我忽然又發現一架飛機在前飛，那旭日標機燃起我的戰慄，我俯衝過去，可是在我後面一架敵機却來奇襲我了，我急忙避開，另一架敵機也衝過來向我攻擊。這時我顯然不利了，趕忙回避，一操縱，不意我的飛機竟成了尾旋狀態，跌落了很多高度。等待我改正了，發現敵機仍在追擊。在我避開他的攻擊時，四面一看，全無殘機蹤影，而三架敵機却搶我的攻擊着。這時我決定迴避戰鬥，鑽入雲層中，用目操縱，在雲氣里飛了一點鐘光景才回來。給我到隊上，才知道黃分隊長已經在××附近殉職了。」

這也是一個小風小雨的晚上。當陳康在吳國端的房間把這一段當時作戰情況告訴我時，我聽了

不禁惘然若失。陳也頗難過，他自己也差點死於是役。

此外，劉寶麟也跟我談是日他在××地面所見。他說：「他先與敵轟炸機作戰，攻擊得很猛勇，後來忽然我們發現敵人驅逐機出來了，差不多有三架來包圍他一個人，另外三架在包圍他的後位。這時候我們自然很着急，可是這三兄弟却不在乎，勇敢回擊三架敵機週旋着。他們打了很久，這三架敵機並不能把他怎樣。在發動機的首響與槍砲聲低抑的吼叫里，我們眼見他們愈打愈低，終於見他一個快滾，就向××那個方向落下去。當時我們以為他完了，可是不久傳來××方面的電話，說是在他那邊盤旋，我們可真高興。等着黃回來罷，大家可以着實的聽一段戰例。」

「可是，不久我們又聽到說榮發迫降在××的河灘上，機毀人亡，我們才懊惱這損失呢。」

另一位也是榮發同期同學吳國端，給我敘述他當日料理榮發善後的情形：

「大隊部叫我去××。等我們趕到××，榮發已經死了。他在天空作戰用完子彈之後，一個快滾離開了敵人的包圍圈。當時他本想在××機場，可是那時候機場上不會有着陸的信號。於是他的改向××河灘飛去。河灘是向後床傾斜的。一滾跑時，斜坡與飛機速度使他翻了過去。人被壓在河灘里，河水浸入了他的飛機。」

「等我到站，打開蒙蓋他的白布單，發現他的致命傷是眼額部以及腿部，檢見他的飛機，發動機的汽缸被擊碎了，機身也中了不少的彈痕。他自己則未受傷，如果不因迫落失事死去，他再回到隊里，那一套與敵作戰經驗，頗可供大家研究的呢。」

「當天我們用卡軍把榮發遺體運回本隊部，到了隊部，我們把他重加洗擦之後，又送往觀音堂

去。當卡車在公路上行進時，我坐在司機旁邊，一面默禱：「榮發安息罷。」一面頗爲憂鬱的懷想榮發的消失。

「他的遺體擱在汽車上，我們是近在三尺之內，可是永遠不能再交換半句語言了。當汽車正在行進時，落日的餘暉又似早晨的朝霞那般血紅的塗在大道四週的寰宇間。」

「忽然我瞥見了咪楊坐在車上。阿馬何漢鴻騎在自行車上隨着她迎面而來。咪楊還是一點也不知道的，我怎樣能够馬上就把榮發的殉職以及遺體揭示在她之前？趁着落日的光輝在閃刺她們西行的眼力時，我囑咐司機加速度駛過去。我自己也裝做不看見他們似的埋着眼睛。」

「在觀音堂爲榮發入殮，黑色的棺、軍服、一面國旗覆在棺上，我在一一完葬之後，離開了死者，回歸了隊部。」

## 十

現在我們提一提咪楊罷。這個朱麗葉風度的女郎到達榮發的隊部，正是隊上已把榮發床位行李包捲起來以後的時候。人家阻止他進房，說：

「榮發搬開了，一個新到的隊員住在他的床位上，你可以不必進去；到我們屋里坐坐好嗎？」這也是一個熟的人，咪楊不馬上就走；她問：

「阿發到那里去了？」

「今天因爲有警報，他奉命飛往蘭州去了。」人這樣告訴她。

在同時，人告訴何漢鴻：「阿發已陣亡了，我們今天必須要好好把咪楊贖住，不能使她知道這件事。」何漢鴻是一個很老實，很不會裝假的人，聽到阿發死了，就是一呆，再還要去做假，裝作沒事，他辦不到了，可是他必得勉強去做，於是跟幾個人一道去照拂咪楊，把她安頓在一位同事太太處過夜，第二天，咪楊自己決定回成都，人又陪她入城。分手時，咪楊對送者說：「阿發來了電報要叫人通知我呀！」

送者答應了，可是心上却凄苦的：「阿發永不再和我們通電報了。」

送的人回到隊部，大家一面準備作戰，一面也要應付這位戰友未婚的未亡人。拿了一筆錢，決定請榮發的一位好友李君陪她到附近的一個縣里去旅行。說是帶她去躲警報，實則是使她慢慢的再知道阿發戰死的真情，以免驟然知道發生激變。可是，在華西壩，一個追求她的同學想以榮發犧牲的消息企求轉移她的戀愛，她聽了先是不相信，可是，隨後也頗懷疑，為甚麼阿發飛蘭州信都不留一封？好幾天也不見電報？再想想隊上的人對她的過於注意的態度，更使她疑惑，一月十三日她終於打聽到阿發殉國的消息，她開始沉入悲痛與絕望中。

不過等着她的還有許多事情：如像看視阿發的靈柩，為自己買安眠藥，避開同學與隊上來的阿發戰友之勸慰。她扶持了自己破碎的心勉力去做這些，有一個希望在等着她，那就是隨阿發同去。下面摘錄幾段她的日記：

「我的阿發，我不知道如何寫起，你沒給我留半句話就永遠的離開了我。不過，我聽到你作戰時的勇敢，我在萬分思念中稍為安心。你是聽了我的話為國盡忠了，但是阿發我們不是講好了嗎？」

你如此，我一心陪你的。已經四天了，我沒見到你，你等急沒，親愛的，我由昨天知道你去的消息，我已沖意陪伴着你。可是她們在這兒，我沒機會，而且非沒有看到你怕怕呢。我怎能甘心？

「親愛的阿發，昨天倫空出街找了很多藥房全沒有安眠片，我他急得要叫。他在街上，只是我一個人，沒有了你，我覺得全市人在嘲笑我。我實在沒有胆子抬頭。親愛的，你曉得我的心嗎？我四天沒會離你過一秒鐘。」

「阿發，你是在峨眉山教會我開手槍，我想到你的隊部舉行我最後的射擊，來找到你。親愛的，你應當等着我在一個靜的所在，我們倆又可以暢談了。不是嗎？我們星期日一道在店內購的三打白信封，不是還不會用過嗎？阿發，我不知道你會這樣快的離開我。」

「阿發，你不是說我們甚麼時候一分鐘半分鐘全不離開的在一塊嗎？親愛的等我一會好嗎？很快的我可以找到你了，我們永遠在一起不再分開了，不是又能到南洋嗎？還可看到你平時所說的各大名山，我們可以又像去峨眉山似的，穿了馬褲，長途步行了。阿發，那時你又樂了，可是在路上不許又高興得咬人家的肉，我手上現在還有青的呢。」

「阿發，我沒勇氣給我們的媽媽哥哥信了，只好由他們去寫了。親愛的，千萬別急呀，我就要找你的，在××一個靜處，你要像平時吹口哨叫我好嗎？阿發，我真帶心，我們又可以在一塊談話了，我們的一吉他要帶過來了。你的口琴呢，我們合奏，真美呢。在月光下，像在一夕你在華西壩草地上吹口琴，多好聽呀。」

「阿發，我哭你一天，昨夜夢中醒來，好慘呀，我哭得像淚人一般。你看見一定心痛死了；一

次吵嘴，我哭了，你也哭，你還說「我替你哭」！現在呢，阿發？

「昨夜滯下着雨，想到你一個人在××，一定寂寞得要叫起來，不是嗎？我們下雨還游泳，你罵我跳水不把頭埋下，阿發，以後我們可以天天練習了。阿發，打網球我也對輸你兩次呢。我們什麼時候再比一比？我這里還有球，我帶給你好嗎？」

八月十四日這天，李博學帶了她去觀音堂看望榮發的靈柩，她如下記着：

「當我看見你的靈柩時，我像失去知覺一樣的，所有的人間痛苦大概全湧上我的心頭，我爲甚麼不能再見你一面呢？阿發，你真狠心，你說你不離開我，可是如今已經四天沒有見你了，你不想我嗎？阿發，我四天沒有好睡過，全是想你，我唯怕我死不了，我們又要延長時間才能談話，這真使我再忍不下去。阿發，你是否在裏面靜靜的躺着閉了眼睛在等我？兩人又一塊騎車跑公路。真快呢。阿發，你記得我們一路談着話，一邊騎在車上吃梨，你還說你願意永久這樣不分開。阿發，我們快要一路了，幫助我找到機會到××，找任何一個左輪，我們可以見面了。多快活，你不是在星期六說下星期兩人坐船玩水到望江樓嗎？阿發，等我一塊玩，你要在天堂又找到一個愛人，不會的，我們說好的，死了都永遠在一塊兒的。」

「阿發，你是光榮的爲國效死，我當然陪着你。我聽人家說，你很靈敏的空戰後，機身有很多彈洞，你人却未有傷。多棒呀，你從前會自信的這樣說過，親愛的，你真太靈活了，不過你降落時不小心而送去你的青春。我知道，一定是你空戰完，內心太興奮了，因爲我回答應滿你，擊落敵機後結婚。你也許這樣急於想見到我。阿發，你可誤了大事，因此你棄去你尚未作完的更多的職責，



而離開了你的偉大民族。阿發，你在那失事的一頃刻，一定是清醒的，你一定大呼咪楊，是嗎？可恨咪楊不能當時伴你，你氣嗎？我的阿發，原諒她成嗎？等到見面時，一定甚麼全依你決不再吵架了。阿發，我這樣喊你，你聽到沒？我性子真急得要打人。可是，人家不一次賣我這樣多的藥有甚麼辦法？幫助我向各方面設法做一個堅固的橋，渡到或跳到你的所在。阿發，不要跑太遠，使我難找到你。

「明天一定寫信給雙親嫂嫂，千萬勿念。」

「阿發，你所要我做的事，全做完時，我們就痛快的完了。」

「今晚你又一個人住在那里怕寂寞不？我很快陪你去，不要又急得睡不着。阿發，天像哭一樣的灰暗，我想到你打球時的活跳亂蹦之時，我恨不得立刻將你拉起來，再表演一下，阿發……」

十五日這天，咪楊忙着寫信到廣東台山給榮發的雙親與嫂嫂永訣，十六日她找到了去××隊部的機會。到了×大隊第××中隊的阿鳥屋內，幾個榮發同期同學在照拂她，陪她坐談。可是，她很機敏的發現靠牆的第一張床上枕頭下有一支左輪手槍。於是，她不再延遲，對暗她的阿鳥、陶端、世端等說：

「我想換一件衣裳，天氣太熱了。」

她忙着去解她的衣包，這是她帶來的。男人們全都不能再留在房間里，女人只有咪楊個人，大家退出了房間，還用手替她把那扇灰色的門帶上。

剩下她一個人，她放棄了衣包，轉身去在枕頭底下把左輪拿在手中，她惟恐沒有子彈，打開了

彈巢，里面滿滿的鉛彈。她滿意了，

窗外的高穉楊柳塗亂了青天，室內壁上榮發的放大遺照正在注視她似的對她嚴正的看着，她不想甚麼了，只默禱着：「阿發，來引我罷，我來了！」

右手舉起左輪，烏黑的鋼質槍口對着她自己的右上胸部，她用了最後的意志發動了最後的力量，對自己舉行了最後的射擊。

## 十一

斗室裏的槍聲，驚來剛剛走開不到二分鐘的一羣飛行軍官們。他們正在商量怎麼才可以使得咪楊轉變心情，沖淡悲傷。他們都已商量好一個辦法，就是拿一筆錢，要李君陪她去作離蓉旅行，然後再慢慢勸解，使她復歸於平息。可是，當大家聽到槍聲衝到第×中隊何分隊長室內時，這個美的女孩已經躺倒在地上了。

馬上人去找醫官。咪楊的眼睛已經閉上了，灰白的死色逐漸蒙上她的秀髮。尚有一息氣，可是鉛彈射擊在肺部，這致命傷頗不易挽回。醫官替她注射了強心劑。曾大隊長剛從機場飛行回來，圖囊都不會卸除，踏進房，趕忙在圖囊里找出雲南白藥來為她敷傷口，用開水灌白藥到她嘴里。這一切努力全沒有奏效，咪楊終於無救的呼吸了人間空氣十分鐘後，永逝了。

這麼美豔的人體，這般美豔的純潔心境，鑄成了這一個死了的美麗塑像。人都呆了，人都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沉默，以淒苦眼光對視，在咪楊身旁檢視她帶來的衣包。這里面，他們

找到如下的一封信：

「世端，阿烏：

「阿發是離開了我們，永遠不再來了。我們在一塊時，他總說要我永久的陪着他；否則他是痛苦的。他最怕寂寞。他說無論他到那裏都希望有我，所以現在我預備找到阿發永遠的陪着他，使他快樂幸福，我什麼全甘心的。」

「這一週來我沒有見到他，你們可以想到我的痛苦，也可以推測他的心焦，數天來在夜晚他總來伴着我，我也怕過白天，因為離開了他。」

「幾天來的生活，使你們全不安，我真不知應該怎樣感激你們的關心，阿發也一定在九泉之下感激你們的照拂我，還有不少阿發的朋友也都如此不安，原諒我無暇多寫。一切全由阿發在九泉保佑祝福你們的安康，請勿念，你們勇敢的活着，永遠是勝利的，我盼望你們替阿發報仇，替整個所有的死去朋友收回血債，我也祝福你們。」

「我的家裏沒有母親，所以我將來的事不願你們通知家內。僅有父親一個，他會更難過的，只是我哥哥在渝中央銀行，叫楊國材，可以坦白告訴他。」

「阿發最高興我穿那件天鵝絨的夾衣。我盼望你們替我在大包內找出幫我穿上。多放點香水，他怕嗅血味，我自己也怕。我的床下箱內有阿發的信是他的心話和血淚。我盼望你倆在空時間全讀它一次，保留起來，還有我的日記，希望你們願意看看，看完可燒掉，我同阿發所有的東西盼望你們分作紀念。我要我箱內的絨花布做我的褥被。因為是阿發送我的，他也最高興那塊絨，其餘我

都心亂如麻了。

「世端，我想到這兒多開心，阿發昨晚似乎告訴我幫助我，他在等我，我們又可以永遠在一塊騎車說笑了。在月光下游水，在華西壩打網球，他曾說過請我在小巧比餐吃早點，誰個吃的少要出錢。我想到我們又能恢復從前的生活，我真開心。我想我倆一定常來看你們，使你們平安快活。

「一件事真不好，阿發買的「吉他」還沒帶來，我頂願意聽的音調，盼望你們將來拿到我們的所在去奏，他曾暗中伴奏，他本說同我合奏的，多不幸呀，我還沒有見到牠呢。

「頂要緊的話，阿烏，我盼望你倆常給阿發的家里去信。在九泉下我們會十分感激的，他媽媽對我太關心了。

「還有我至死的要求，我將來能埋在阿發的近處，不要我們分的太遠成嗎？不要太殘忍了，我們已經六天沒有見面了，我是如何的心急呀，我聽到他喊的聲音已經哆嗦了，太使他不安了。

「這是我由父親那里取用的一百元，先寄給我阿發的媽媽，她十分愛惜阿發，千萬不要說阿發已離開她，否則她會立刻急死的。

「也許還剩有錢，希望到鮮花店給我阿發做一個最潔白的花圈。我沒時間去了，謝謝世端又跑一次街。爲我阿發，你又受累了，我真不知如何謝你們。

「我還有很多話無從寫起，一切由你們了，我十分放心的，因爲你們待我們太好啦。我該是最幸福的一個寵。

「關於我同阿發及他的一生，小雷說要寫一篇文章，我盼望她能努力爲此，我也願意看到這美

驚的東西。

楊草於華西大學八月十六日。」

## 十二

我去得很晚，隔了十天才到達這個青灰色的營舍，阿烏及世端跟我談全部榮發戰死經過，以及咪楊事蹟。

又二個月，我由××機場入城，在觀音堂敲了半天的門，一位老婆婆打開了深扇的黑門，在樞室里我辨認出二口黑色的棺，恭謝的花圈與蒙塵的國旗擁偎着這一對不死的人。

又半月，我再訪問第×大隊，吳國端拿了一張榮發畫的哈密西城門速寫給我，告訴我許多事，世端與阿烏也給我說了不少，陳康在三次大戰危險中穿過來的新人，也給我敘述最後一次榮發的天空戰鬥。

現在，一切平靜，部隊在勤練中，每日飛行成了功課，戰友都準備復仇，爲一切死去的，爲整個國族前途！

華西塌，經過波動，也平靜了，教授們在講哲學社會學甚至神學，鐘樓的鐘還在分節的敲着。榮發與咪楊，也於靜靜的安息在停靈所在，明年三月黃花節，他們兩個將與其他爲國獻身的空軍烈士入葬蓉城北郊烈士公墓。

我們深思嗎？或者閉起這一扇思索的門，忙於現實呢？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於成都

# 記周志開

一



學 生 時 代

民國二十四年

六月，中央航空學校第七期從中國各地招收了一批航空學生，當這批學生集中到南京時，由於入伍營裏第×期航空學生受訓還未

期滿，這一批青年就臨時被指定住入大中橋營房裏。他們入營之後，正式的軍訓雖未開始，但是，高中與大學裏的生活形態已經逐一被改變了：首先頭髮都一律剃光，像一個真正的列兵一樣；穿上了草綠色布軍服，這些軍服的尺寸大都不適於這些青年人的身體，以致頗顯寬鬆。

其中有一對在河南開封讀高中時的同學，一個叫周志開，一個叫孫承宏，在頭一天晚飯後從各

自的編隊裏會合着，在操場上散着步。

「這日子你過得慣嗎？」孫承宏問着。

「對於我的第一個夢想是不慣的。」周志開答着。

「你第一個夢想還是做明星嗎？」

「自然。」提到做明星，周志開就有點頹喪。

「我覺得若是咱們能學成飛行，像美國的林白，像我們中國的孫桐崗，不是比明星名氣更大嗎？」孫承宏十八歲，周志開十六歲，孫承宏就拿大兩歲的資格試行勸慰。

周志開覺得也對。由學飛成功一個著名航空家，這還比較踏實一點。不過轉而想到別的同學告訴他說，將來一百人只能有四十人學得成飛，那六十人必需淘汰掉，他就反問着：

「你知道將來準能學成飛嗎！他們說，一百人之中有六十人要在中途淘汰出去的。」

「我也聽到說，不過，既然已經入伍了，我們還不大笨，好好的學，總可以學得成的。」孫再安慰他。

一一

他們自己叫自己爲「大中橋的英雄們」。一個月之後，他們住入「小營」裏正式入伍，當了十個月的兵。十八歲的周志開突飛猛進的在兵的操作裏把身體發育得結實而高大；可是奇怪的很，同學們都晒得一個個黃黑黃黑的，周志開的臉手身上，却總保持着白皙的膚色。

他放棄了第一個當明星的夢想以後，就沉默的當個兵。當兵也確實不需要說話，而要能以行動就夠了。當兵期滿以後，航校初級班訓練過程等着他們。經過帶飛階段，第一名單獨飛行就是他。考畢業也是他最早，然後升入中級班。中級班在杭州校本部。中級班受訓成績也很好，二十六年七月升到高級班，被淘汰的威脅不在了。

由於他為人沉默，學科好，他分到偵察科，學了一個月，他目擊耳聞對日抗戰後偵察機駕駛員所做的工作是極為艱辛；可是他的性格不宜幹這一行，就改入驅逐科學驅逐飛行。

由於戰爭關係，航校由杭州遷向武漢，向昆明，他也就隨着遷移。在昆明畢業之後，他分發到志航大隊任見習官。



初任空軍軍官

### 三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十二點，周志開隨着張偉華隊長升在柳州機場的上空，第一次與敵機空戰。

實際上可以說，他第一次領略打人的滋味，因為這次來襲的敵機是九架轟炸機，打轟炸機，大



家都知道一些要領，這次周志開得有一個機會實現他的要領。

他起飛最晚，所以當張隊長領了一隊已經編成隊的飛機在靠攏爬升時，他一架飛機單獨的落在後面。他飛行着，一面追趕着自己飛機的編隊，一面他試行在視界所及的天空搜索敵機。好，他發現了一羣黑點從北向南直航着，他想喊起來，當然他知道前面距他有一公里遠的自己飛機，現在聽不到他的喊聲；若是等他飛近前面機羣，再搖翼通知領隊機領着他一同去打這羣黑點，這羣黑點恐怕已變成小芝麻粒子那般渺不可及了。他想若是他此刻就把追趕領隊機的航向改過，一直對着敵機的航向線取一交叉線去飛，他以為一定可以與這羣敵機遭遇的。

自然，這是一點獨自立功的自私，但是處在時間延誤一秒空間即將相距一百米遠的情況下，加以敵我兩方航向不同的間距，若不果斷的思定即行，那會坐失機會的。周志開把飛機向左轉彎，與原來航向成九十度飛着，注視着也朝他的航向飛來的那羣黑點。他心裏充滿了喜悅。

那是九架日本九六式轟炸機。日本飛機的任務就是要通過柳州機場上空，投下炸彈來炸機場與場面上的飛機，他們看到了有一雙翼綠色飛機向他們飛來，知道有一場戰鬥，就飛得更近更密。

周志開在飛近只距敵機五百米處對準敵機中第二小隊第二號機的發動機射擊。他這一射擊，敵機立刻也就把十八挺後座機槍從各自的後座上方集中他這一線回射着，他知道這些紛紛而來的火花與烟子是碰不得的，但是看到了自己的發光彈打在敵機的發動機上了，他就不顧自己危險，堅持在追擊，直到敵第五號（即第二小隊第二機）突然冒出一股濃黑的烟又轟然一聲炸開落下，他方稍稍落後一點，仍然追着飛行。

這時候張隊長他們那個編隊趕到了，他們會合着重行攻擊，第二架敵機在編隊的合力下又擊落下來。

一落地，周志開就在飛機翼下，發動機上，機身前後找着彈痕，他如此熱中於記下敵機擊中的彈痕。軍隊裏就是像上物理化學以及數學課時要用實際東西或道理來證明一條原理一般，你打了敵機，有什麼證明？敵機落的地點，敵機的殘破機身就是證明。你自己飛機身上斑斑的彈痕也是證明。

#### 四

二十九年夏季，敵機狂襲重慶，周志開每天爬上風雲變幻的夏季天空，打着敵人來襲陪都的轟炸機。

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相當艱苦的，每天要坐在在太陽底下的飛機座艙裏。雖然只容許人們穿一條短褲一件背心即覺得很熱了；但是所有的飛行員却穿上草綠色雙層飛行袍，穿這件飛行衣到了天空三千米左右，即覺得有點冷而單薄。因此，在地面的炎熱裏必須穿上這種雙層飛行袍流汗坐候着。

當敵機逼近陪都不到××公里了，毛邦初總指揮即下命令叫着他們作戰部隊的番號：

「第××隊起機。」

「第××隊起機。」

日本來的是九六式、九七式兩種轟炸機。他們常常派一架快速度偵察機，飛得很高的，先到陪都上空偵探，所以敵轟炸機編隊羣就能以遵照敵偵察機的情報炸完了重慶，取一條可以迴避我方驅逐機的路線飛轉去。

可是也不是那麼容易的能躲開我方的驅逐機攻擊，因為一個敵機大編隊行動起來，地面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指揮所裏就把敵機位置，行動方向向天空呼喊着。根據這個無線電呼喊，天空裏的飛行員捕捉到一句二句指示，即刻就奔向北碚壁山青木關，這些敵機經過的地點上空去襲擊。

住在重慶的人，都在大空襲中生活過，也都具體的記得當年我們幾架、十幾架飛機與敵機大編隊苦鬥的情況。

蔣委員長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央黨部國父紀念週上說：

「敵機每天派來重慶的轟炸飛機。少則一百十架，多則一百六十架，每一架飛機平均至少有五個至七個人，就是他每天傾其空軍全力來侵犯重慶的人數，多則一千餘人至少亦有七八百人。而我們用來抵抗敵人的空軍是如何？老實說，我們每天只要用空軍中極少數的飛機，就沒有一次不是將敵機大批擊落或擊傷，決不使他有一次能全隊而回的時候。僅就這幾天擊落的敵機來說，每天少則兩架，多則九架，而據敵人自己的廣播稱，除被擊落的以外每次被我空軍擊傷的飛機至少亦有十餘架……我們每架驅逐機每日要與敵軍五倍以上兵力繼續到三個至六個小時始終苦鬥到底。這就是我們空軍每次升空以後要與敵軍作五次以上的激烈戰爭，而且每次作戰以後，每一隊飛機至少有三分之一，皆被戰機槍砲彈擊中的。甚至有一次，周志開同志所駕駛的飛機有被擊中至九十九顆槍彈，

又加上一顆砲彈……」

周志開是跟所有那些以少敵衆的飛行員一般的勇敢。他在月亮光裏飛着，在太陽光裏飛着，在雨裏飛着，他瘦了下來，眼光却更銳利，精神更爲沉毅。他多少次鑽到敵轟炸機火網裏實行「吊尾」攻擊，許多勇敢的飛行員因此喪失了生命，不過周志開的勇敢性格裏還加上了幸運的成份，所以儘管一百顆子彈打中了他的坐機，却不會損害他皮膚上任何一塊而流血。

## 五

民國二十九年以及民國三十年，真是抗戰期中最艱苦的時期，那時候一切都是在不利狀態，物價也拼命漲。在軍事上，敵人總要從我們手裏奪點什麼地方去，如拿去宜昌，拿去中條山等等。在空軍數量上，我寡敵衆，而飛機的性能，敵人也是勝於我方所用飛機多多。敵人零式戰鬥機，從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第一次出現在我們陪都以後，我方所用海鷗式驅逐機決不是敵人零式機的對手，可是苦鬥必得支持着，憑着飛行員們無比的勇敢與犧牲精神，空戰雖不易告成擊落狡猾的零式敵機的記錄，却不斷的在各大都市及軍事要地展開。

民國三十一年春，志航大隊首次奉令到印度去接收美國租借予我國的飛機。這次出國遠征，接收了頭大如獅以及鯊魚式兩種戰鬥機以後，使得志航大隊在作戰配備上煥然一新。

就在這一年冬季，十月二十四日，周志開奉命與杜兆華二人各駕一架獅型戰鬥機，飛到陝西南部去攔截敵人企圖入川的偵察機。周志開駕駛的是一號機，杜兆華隨着他，在大巴山的叢嶺北麓上空

飛着，高度是×千米，地面不時拍來密碼電文，指示着敵機的位置航向。

敵機一共是二架，分別向南鄭川北區域飛來，在後面還有四架跟進。根據地面情報，他判定敵機先頭二架中的一是在循漢水向南鄭飛，他們一邊盤旋，一邊就密切的聽着地面上的情報。

等到他們聽到敵機已到茶鎮的消息（茶鎮是漢水沿岸一小鎮），他們立即爬高至×千米，以便敵機到達洋縣時就好一推機頭衝下去，把牠擊落。

十一點五十五分，他發現一架肚子膨大的飛機有點像飛船，由洋縣向西航進，他想是不是敵機呢？

「還是逼近一點去看看罷！」他想了一下決定着就用無線電發出聲音來：「馬上跟我來！」他命令着杜兆華。

他一推機頭，飛機就側衝下去，他們與那架船型機愈來愈近，發現了飛船上有紅色日徽。

這是洋縣到城固之間的途中，敵機航進着。他們則由高高在上的位置背着陽光俯衝下來，利用敵機機翼與發動機間的死角地位對之發射機槍與砲。他射擊之後，杜兆華也跟着如此去做。

他們第一次射擊之後，就緊緊追擊着敵機，敵機也因為牠左發動機被擊中起烟，馬上很快的轉了一百二十度的彎子，改向飛走。他們當然再度攻擊。這次他們衝到敵機尾舵下，對其腹部開槍。敵機又以一百五十度轉彎閃避，但其左發動機的烟愈來愈大，敵機一面加快速度，一面低飛於大巴山北麓的上空，平航閃逃，可是空氣不允許牠逃走，發火的發動機上的烟火愈來愈大，終於成爲一條烟火柱，遺留在敵機飛經的空間。

他知道敵機跑不了，但怕敵機用滅火機把火滅掉！又怕還有其他敵機在上空經過，以致自己方面吃虧，所以周志開就保持了高度在監視着，叫杜兆華：

「你下去監視他！」

不久一會，杜兆華那架飛機從下面爬上來，周志開在耳機裏聽到杜兆華的報告：

「敵機已經着地燒掉！」

他們這才返航，到站不久，聽說另一架敵機已由廣元回宜山西運城。他們二個人即刻又把加滿了油的飛機飛起來，這次沒找到敵機，因為已經打下一架敵機，所以心中尚不覺得太空虛。

回到四川基地以後，第×路空軍司令部來了電話給大隊部，說這架被擊落的敵機是類乎敵九六式轟炸機的一種飛機，有四個乘員，這次乘員們都沒有保險傘，所以在飛機起火之後，他們不能跳出來，只好與飛機同歸於盡的死掉。

在拿回來的飛機零件，機關槍等許多東西中，周志開只取了一張乘員身上所帶的小孩照片，他覺得。打下這次飛機不是什麼功勞，「任何人在我們當時情況下，都可以把那架敵機打下來的。目前我們的所用飛機在性能速度火力設備各方面來說，都已經是超過日本最好飛機而有餘的。」他對來訪問的人謙虛的如此聲言。

## 六

杜白靈小姐從一天功課中解放出來，她回到宿舍，看到一封信放在床上，信上寫道：

「後天，（星期六）下午五點半，我約了幾個朋友在家裏吃晚飯，其中有一位那就是著名的周志開，這個人對於你們小姐們是一個誘惑，你得當心。蒙谷。」

蒙谷是張教授太太，張太太有一個弟弟在空軍裏做轟炸機飛行員，與周志開是同期同學。張太太家裏常常有一些飛行員往返。杜小姐因為是張教授一個得意學生，所以他就與張師母弄得很熟，這麼也就認識了一些空軍人員。

星期六下午五點鐘，杜小姐到張師母家去。這是四川西部的一個校園裏的教授住宅區。比市區馬路較窄的校區路上，匆忙的走着同學們。張師母家在教授住宅第六號的樓上。她走到樓梯上已經聽到張師母的聲音，聞到香煙氣味，有四個青年男人站起來，當杜小姐走進時。

這四個人中的一個，杜小姐用不到等張師母介紹，她感覺到那就是周志開。

「周志開先生」張師母指着一個高個子說。接着依次介紹其他二位，還有一位是張師母弟弟，杜小姐已經認熟的了。

不久另外來了三個小姐，大家就幫同把桌子弄好，小姐們就談着各校的小新聞，間或也夾雜的談一些空襲，以及印度。

這天吃完晚飯以後，張師母的小客廳裏大家又聚集着談生活，男人們也只好裝做有趣味的樣子聽小姐們叫苦，隨後分手了。

杜小姐與同學們一道轉回宿舍，她不能抹掉周志開這個印象了，臉子白白的，烏黑頭髮鼻子高高的，嘴笑起來真甜，像一個孩子，臉上刺的很光潔，身上穿的雖是黃布哈幾制服，却也整潔而且

表出青年人特有的身體美。

他說話簡短分明，在張師母家二點多鐘，沒有聽到周志開說上三十句話。這是一個拿眼睛與笑容來交際的男子。他對四個小姐以及張師母都是很虔誠的笑着，用眼睛含笑的看着人。他沒有一點輕浮，更沒有一般人所認爲的軍人的粗野。是的，這個人華西壩上的小姐們認識他的，都說他：「是一個濫交女友的壞男子」，這可能嗎？

杜小姐不相信這些說法。

一個壞男人，女人們可以在一場一分鐘的聚晤裏就能發現出他的特徵來。兩個多鐘點的相處，杜小姐沒找到周志開的壞點來。她想，或者是人們不甚深刻的了解人家所致罷。

周志開從認識了杜小姐之後，也想，這是一個純潔的女人。周志開看到她隨便坦率的態度，忠厚熱忱的舉止，覺得這個人是特殊于一般時下小姐們的一位。他自己也覺得對於那麼多只爲了要他從印度帶衣料鋼筆手錶的女人們以及只爲了想享受他的肉體美的女人們厭倦了。是的，幾年以來，即使在重慶大空襲的時期，他所往還的女人全都是這麼一羣。他很失望，以爲人世間沒有什麼叫做玫瑰花在月光下這麼悠美的東西了，好，現在他發現了這麼一個像玫瑰花一般的女人。他想他可以把過去的凌亂生活告一段落。

## 七

三十二年春駐防白鳥總站。他所喜歡的一個同學叫劉孟晉的，也隨隊駐到他的附近來。



兩個人總是在隊上聊天，晚飯後，各自從相距不到一里遠的營房走出來，會合在公路上，二個人抽着煙，在黃昏的大道上散步。

周志開是不大說話的，抽着煙，聽着劉孟晉的話。劉孟晉是一個「書袋子」，一頭腦貨色，看他分明也還有事，那一付慢吞吞的勁兒，二個人走着走着，就便什麼的談起來。

周志開還是不說話，最後劉孟晉把話說完了，問起他的杜小姐。

「你們以後怎麼樣呢？」劉問。

「以後還是這麼下去，她還早，目前讀大學二年級，二年之後畢業，我自己不想拿婚約來拘束她的，說不定我會出了事。這麼下去，她可以讀完大學，那時候打完了仗，再說這些也不遲。」周志開挺深沉的一句一句吐着這些句子。

「我覺得你既然對她好，總該要表達一下。若是訂了婚，她也可以對你不至於感覺到捉不住了。」劉說。

「那不會，她知道我是深深的愛她的，或者總可以懂爲什麼不和他談訂婚的事。」周。

「你們有電話來說叫準備作戰嗎？」周丟開杜小姐的事，問到作戰。

「有的，吃晚飯時才聽到說。」劉。

「我們明天就要出動了，看起來，這次可以好好做點工作的。」周說。

我們算計着，兩年半光景不會痛快的打過仗，現在算是憑了鯊魚與獅型機，整個部隊的戰志旺盛極了。他們談了一些俯衝投彈的話，才又分手。

## 八

在三十二年五月六月這兩個月的鄂西會戰裏，周志開除了跟隨着大隊長去鄂西俯衝投彈、打地靶之外，他還單獨建立了一件奇蹟性的戰功。六月六日這一天，他在宜都投了小炸彈到敵陣之後，即飛過長江，企圖找敵機來較量一下，他到了宜昌飛機場，那上面空空的，只有一隻風筒斜飄着（指示風向的標識），看看宜昌城，也沒能下手，他是不願意對非戰鬥員從事攻擊的，所以只好一無所得的返航。

他到了梁山機場，因為油已飛完，所以就落下加油，在他落下之後，他看到機械士與場伙們都慌慌忙忙的，就問一個機械士：

「有警報嗎？」

「沒有，不過有不明機八架以及另外不明機一隊過巫山的消息。」機械士答着，一邊給他解保險傘。

他判定，這八架不明機就是敵機；另外一個編隊恐怕也是敵機，他瞥見在他附近有一架鯊魚機停着，就問：

「這一架誰飛的？」

「也是你們大隊飛的！」

「人呢！」

「他手臂上有一顆子彈傷，去包紮去了。」

「加了油沒有？」

「加油了。」

周志開緊趕跳出自己的飛機，叫機械士跟場伙們：

「趕快把我這架飛機掩蔽到場邊的沙堡裏去。」

他跑到那另外一架鯊魚機裏，下命令給機械士：

「開車！」

機械士就迅速的給他開車，螺旋槳轉動之後，他看一看各種儀表，都還好。這時候他忽然瞥見遠遠的八架飛機奔向這個機場，就趕緊起機。他都來不及順着跑道起飛，就那麼把飛機從停機線上飛起來，當他剛一離地，那八架飛機即嗡嗡的到頭頂上，轟轟的把炸彈丟在他起機的停機線與跑道區域。

周志開真是像火焚中的鳳凰再生一般，他並不是單單把自己與飛機從敵機的轟炸裏救出來，喘過一口氣就算了，他根本就是要去單機找這羣來襲的敵機算賬。他不願自己坐在飛機裏連保險傘帶都未扣上，座艙的密封蓋也沒關上的危險。在這種狀態裏，他像一個騎無鞍馬的騎士般熟練的飛着，可是，地心吸力不會把無鞍騎士吸到地上的。他呢，若果敵機來攻擊他，就不能平飛，他必須做各種特技來戰鬥。可是那時候只要他的身體不為飛機所約束，只要一個差池，地心吸力就會把他從無約束的坐艙裏拉出來跌死在地上。



### 三十二年對美國廣播戰績

他來不及想這些，一躍地，即用急上升轉彎（速度如不够即要人機墜地失事）轉了個二百七十度，連飛機腿輪都及不上收，就在敵機左後方攻擊上敵機了，他打死了其中一架敵機的后座槍手。

敵機在機場投彈之後，第二次又來攻擊機場。第一批三架投過彈，遭遇了周志開的攻擊，即貼着山逃出去，第二批三架則在機場上掃射着。周志開想，若是打機場上空這三架，必定來一個對頭，打了他們以後，若是向上脫離，自己飛機就暴露在敵機的火網裏，易被打中，要是向下衝脫離，自己憑空坐在飛機裏，一定要被飛機下降力把他向上拋出跌死；若是敵人還有戰鬥機高高在上，一旦衝下來挑戰，更不能應戰。（因為憑空坐在坐艙裏，沒有扣上保險傘帶；沒有關上坐艙。）

他決定追出去，打那逃走的三架敵機。  
他追過去，風吹得很猛烈，保險傘帶頸子

上的鉄扣子在座艙外嘩啦嘩啦打着飛機鉛皮，像一隻警鐘在敲一般。他現在一心只要縮短與敵機的距離，追着。一忽兒即越過了大山，到了分水嶺上空。敵人第三號機落後了一點，周志開一看，忙把自己飛機位置由敵機右後方飛到第三號敵機的後上方，對準敵機射擊一陣，敵左發動機起火，馬上即落了下去。（地面情報證實分水嶺落了一架打下的飛機。）

他消滅了敵機一架之後，心中輕快得多，現在敵機只剩二架了，而且他還看到第二號敵機的後座槍口直向天空，顯然是槍手死掉或受傷，只有敵領隊機の後座槍還對他抵抗，子彈不時打過來，他的顧慮既少，就飛得更近一點，距敵機只二三十公尺遠，平行在敵二號機後上方一點，向二號機後座裏望去，果然在裏面伏着一個已死的人。

二號機敵駕駛員也知道後座槍手死了，所以移動位置，調到敵領隊機左後面。好讓領隊機槍手便於射擊在右上方追擊的周志開。周志開這時又在想，若是到左後方，不如順便就開槍打敵領隊機。所以他一待敵二號機從右後方調到左後方，他就掃準敵領隊機發動機射擊，一陣濃黑的煙很快吐冒出來，但敵機並不下墜，仍然支持着向東飛。二號機一看見他的領隊機冒煙，就脫離開單獨向北方逃跑，他以為周志開一定去追擊傷的飛機而放過他。周志開這時候的確也猶豫了一下，打受傷的敵機呢？還是不會受傷的敵機呢？最後他認為敵受傷飛機有落下可能，決定捨棄了受傷的敵機，就跟追着單獨北飛的二號敵機。

他們二架飛機一前一後過了萬縣河不久，二號敵機即飛過長江向東飛。周志開這時因為只剩一架敵機了，所以在飛追途中從容的一邊追着，一邊做了不少必需做的事。他收上了艱輪，使他的航

行速度加快了不少。他有一空即從背後拉一根保險傘帶扣上，這麼把保險傘扣好，安全帶也扣上，座艙的密封蓋也關上了。他把這一切都做好了之後，覺得可以完全放胆了，現在即使敵戰鬥機全來，他憑着自己的全武裝，也可以不怕了，好，眼前他得來解決這最後一架敵機。

爲了打得有把握一點，他飛得很近，瞄定了敵右發動機與機頭之間的油箱部份打了一陣「咯咯」可是只見白碎片飛起來，不見起火，敵機受到這一攻擊，左搖右擺的亂動一陣，像一條五花蛇受了打擊後扭動一樣，很顯然是敵飛行員躲閃又被瞄準射擊的方法，周志開看到敵人如此頑強掙扎，就冷靜的關上油門，減少速度，慢慢跟着，等待敵人安定。

在敵人安定下來平航以後，周志開又瞄定敵機左發動機裏面的油箱位置發射，「咯咯」的槍聲下，仍然是一些白碎片飛揚開來，不見起火。敵機受擊，又搖擺躲閃。

這種無抵抗的攻擊，周志開感到有點無味。他不願做一個攻擊沒有抵抗力的敵機的英雄。他決定叫敵機迫降受俘，就在左面靠近敵機只廿多公尺遠，周志開搖動機翼，向敵機中飛行員示意。正當他示意時，這倭鬼却來一個回頭撞，這一撞因爲出乎周志開意料之外，差點把周志開的飛機碰上，幸虧周志開眼明手快，趕緊拉起機頭，把自己飛機只高三三尺左右的越過了來撞的敵機之上，避過了去。

周志開知道招降敵人是多餘的事了，就緊跟敵後，瞄準敵發動機部，一扣槍機，即將敵機擊中，敵機像一片閃亮的白鉄塊，機頭向下垂直落去。

大火被風吹刮着從下落的敵機上冒出，敵機燃燒着落到長江邊的山脚下。

一共所用時候只二十分鐘，周志開做了這麼些沉重而機敏的事。他一打完敵機即趕回去，到了原來起機的機場，敵機已全部走了，機場上幾個草棚被炸燒着，場子裏有些炸彈坑，他又飛着，落在另一個基地。

二小時以後，基地司令部得到地面報告，敵機一架落於分水嶺，一架落在山江與雲陽之間，一架落在巴東，都是由空中燃燒落下來的。

## 九

蔣委員長聽到了這樣一段奇蹟性的戰鬥報告，襯着鄂西戰後我方全勝的愉快背景，他老人家高興極了，請准國府頒給周志開一枚青天白日勳章，特准不經考試即晉升周志開爲空軍少校。

六月一日的一個黃昏，蔣委員長由周至柔主任陪侍，親自蒞臨基地的一間小小禮堂，號兵吹着三番號，部隊全部筆挺的站隊致敬。蔣委員長主持這個頒授國家最高勳章的典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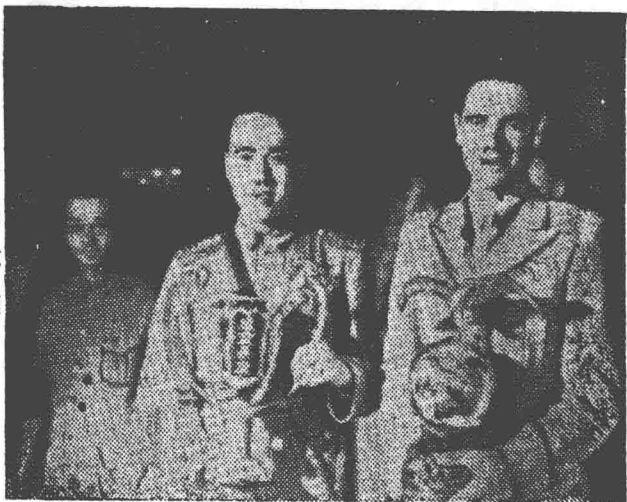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喊着：

「周志開同志！」

周志開趕緊答應着：

「有！」隨即跟着軍樂隊的吹奏的調子，踏正步走到台前，對蔣委員長恭恭敬敬的立正，敬禮。蔣委員長叫他上台，他又正步走上禮台，敬禮。

蔣委員長極和藹的答了禮，就把青天白日勳章親自爲周志開佩在左胸部軍衣上。周志開在蔣



記周志開

委員長爲他佩好勳章之後，在禮台上又恭敬的向蔣委員長敬着禮，才走下來站着。

蔣委員長有一篇簡短的訓詞，希望周志開保持過去光榮，創造更大光榮，希望所有空軍都以周志開做榜樣，做模範。

這一種親切的訓勉真是像對自己子女一般，全部聽訓的空軍都在心裏感到領袖所訓示的幾點的重要而深深力行着。

## 十

周志開在六月底，得到七八天的休假，那時候在昆明的美國十四航空隊渴欲一見這位創造奇蹟的英雄，航委會轉來十四航空隊的邀請電報，可是他私人却也接到成都來的一個電報，那是杜小姐打來的，上面說：

「有要事盼來蓉面商，靈。」

在傍晚的散步裏，劉孟晉又與他兩個人細細的研究這七天休假是往那裏去。



「爲什麼白靈不來封信說明什麼事，而只是拍一個含糊的電報來？」劉問。

「總是一件要我快點在當面談的事。」周。

「他過去打過電報給你嗎？」劉問。

「沒有，這是第一次。」周。

「十四航空隊還請了什麼人去？」劉問。

「臧錫蘭。」周。

「那這件事，我以為你該去成都，因爲昆明那邊，十四航空隊只是爲了對救愛利生的臧錫蘭表示敬意，你不過是一個次要的客人。成都那邊需要本人去。」劉孟晉有一個頗爲合乎理性的論斷。

「我也如此想着，就明天去成都罷。」周決定了。

第二天他由基地駕一架小飛機到成都，當日午飯時，他坐在杜小姐家裏的飯桌上與杜老太太、杜二小姐以及一位剛由北平來的杜家姑母吃着飯。

飯後杜小姐告訴他，姑母來成都是因了催他們一家人回北平，因爲父親在北平保管着家中那份產業，已經與南遷的家人分離有六年了。這六年之中，杜老太太在成都因爲水土不服，得了肺病，人更衰老了，就想回北平自己家裏去住，可是因爲兩個女兒都在這兒讀書，父親雖然來催催他們就回北平去，總是遲遲不決。

「這次姑母親自來了，就是要決定這件事情，我急了，所以打電報找你來商量。」杜小姐源源本本把事情經過告訴了周志開。

周志開真是碰到了難題，按本心，他決不願意杜小姐回北平去，這一去，戰爭結束之後才能見了。人一分開，也就保不定各自命運如何發展。可是他不能明白他自己與杜小姐的母親那一個在杜小姐的心秤上佔得份量重些。他知道杜小姐的純潔與坦率是這個母親的產物，是這個家庭氣氛的產物，母親也是杜小姐不可失掉的親人。他不能爲他自己叫女兒跟母親分開。

「你這件事當然叫我也很爲難，因爲你是愛你母親的，一旦你母親回去，你不跟了回去，你、你母親心裏都是一種牽掛。」周志開只好如此說。

「我也是這麼想。你曉得從沒有離開過母親，不跟了回去，要覺得無所憑依似的。可是我又不願在北平那地方過，這真難透了。我想來想去，只好找你來給我想一想。」杜小姐懇切地望着周志開。

「好在這事情姑母既已來了，總可以從長商量一陣，今天且不談這些了。我們還是去看看張師母他們去罷。」

杜小姐笑着同意，兩個人挽着手在蠟子上拜訪了張師母以及幾個同學的住所，然後他們去看話劇「牛郎織女」。

這七天，真是幸福的時光，固然一想到杜小姐要北行，周志開心中就不好受，可是他知道自己是一個隨時會突然死去的不實在的人物，他自己從想不到放棄飛行與作戰來挽留杜小姐在成都繼續生活下來。一個在軍功上已樹立了基礎的軍人不肯如此想的。他既不能保證自己的生命，當然他就不把這話說出口：

「你一個人留下我照顧你，像你的家庭對你一樣。」

七天還沒終了。基地上一個電報拍來：那簡短句子說：

「又準備戰令，速歸。陽。」

鄂西的山一排一排的閃耀在他的眼前了。宜昌江面的浩蕩的江水又在耳畔吼奔，鯊魚機的發動機聲也在奏鳴。周志開來告別華西壩裏的花鳥天下，對杜小姐說：

「我明天回去了。」

杜小姐也知道他的休假期滿了，說：

「關於我的事，你能說兩句話嗎？」

「我不能說，若是我有那一份地面工作者的安全，我一定留你不走，讓你母親由妹妹姑母陪着回去。你知道我現在沒有說一句多餘話的能力。」周志開很簡潔的把最後意心說出來。

杜小姐知道男人是那麼多情，也那麼理智。就安慰周志開說：

「你放心回去好了，我和母親在一起還有好幾天的商量，得了結果，我拍電報告訴你。」

第二天周志開仍是由一架隊上派來的小飛機把他接回去。

第七天頭上，周志開接到一個電報，那上面說：

「母妹北回，我留蓉。靈。」

他心中感到一種感謝的情緒，這女人是犧牲了伴母的情感，在等一個兵呢。

他飛着。並不是又去鄂西。飛機要補充，他的白白皮膚晒在烈日下，辛辛苦苦的從印度洋海濱

一架一架把鯊魚飛回祖國基地來。

他工作得挺順利，杜小姐無疑的是鼓勵者。

## 十一

三十二年十一月，敵寇猛攻常德濱湖地區。

志航大隊又在拚命了。這次很好，他們在周至柔主任指揮之下，由張廷孟司令官命令着每天去掃射常德一帶的敵人兵馬。

周志開出擊鄂湘一帶達十九次之多了，到出擊二十次，他可以得到一枚一等宣威獎章。

這時候他已經有一枚二星星序獎章，這是他二年前保有擊落敵機二架時得的，另外，在他一次擊落了敵機三架之後，他又得到一枚五星星序獎章，他還有因為出擊五次以上所得的三等宣威獎章一枚，此外，有一枚空軍中只他一個人得有青天白日勳章。他像一個小孩子喜愛一些精緻玩具似的，對這些金屬製品一盒一盒玩賞着。客人們來向他討看時，他笑嘻嘻的把這些東西一件一件給客人看，像孩子對客人展列心愛的玩具一般。

現在他希望能以得到一隻一等宣威獎章，因為只差一次出擊就可得到這東西了。

常德會戰中，他得到了滿足，每天前線出擊，使他得到了滿二十次的記錄。

在十二月裏，一天傳來一個情報，說敵人在漢口機場集中了一百多架轟炸機與零式機。

他心中生了一個念頭，要單機出動一次，到漢口機場去挑戰，最好能與零式機作戰，擊落了敵

機然後再轉來。

他這麼想，就找機會。

他請求上面能以派一個偵察漢口的任務給他，上面也覺得去一下是可以的。就允許他。

## 十二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在鄂西山區一個小機場裏，同隊的人送着他。

人們把保險傘帶拉上，讓他扣好，他自己試了車，飛機良好，與送行的人握了握手，他關上密封蓋，笑着，點了一點頭。就行起飛了。

這是像作一次普通飛行一般，也像去作一次客一般，這個機場等着他回來，電台也渴望聽到一點他的無線電話。

可是沒有聲音，沒有信息。他從十點到十一點，十二點，一點，沒有消息，基地上的人急了，他爲什麼一直不拍個電報來。

這一天太陽落了山，還沒見他飛回，司令部早已通知防空部，一發現有飛機迫降，即刻報來。

晚間，電台打開了收音機，收到了漢口敵人一條廣播，大家聽着血都凝結了，那聲音是中國人的中國話，說道：

「今日十二點三十分，中國飛機一隊前來漢口機場實行偷襲，我地面設備略有損害，我神武飛機立即升空與之從事激烈空戰，當將敵機全隊覆滅，僅餘一架沿長江南岸負傷飛逃，我機亦有二架

損失。」

全部事實揭曉了，這就是周志開十點鐘起飛後所做的事。

## 十三

周志開不在了。他一生很單純，抱了個做明星的理想，可以說是由愛美出發，結果做了飛行員，變成了追真理殉道義的軍人。

三十二年三月間他信從基督教，這與他的家庭傳統是不符的。父親是一個司法界裏的老法官，母親是一個做京兆尹的姪小姐，中國的儒家與官員氣氛造成了家的傳統，他却覺得基督教是美的甯靜的，可以叫他趨向美滿。

人 像  
記翁心翰



一三六

民國二十四年  
初夏，北平城區的  
翁家庭院裏，翁文  
灝先生在讀一張報  
，兒子心翰從外面  
回到家裏，自己肩  
負了一個行李包，  
喊道：

「爸爸，我們  
的軍訓結束了，日  
本人不允許我們這  
樣做，人家今天分  
手時都哭着鬧着喊

着。不過，我已經在早幾天報名投考中央航空學校了。」他說到這裏，把聲音放低下來，「我的第一步體格檢查已經及格，兩天以後，我們報考航校初步及格的人集合南下，到南京覆試。不過請爸爸別讓母親祖父祖母知道，就說我去考南京中央大學好了。」心翰把話剛說完，屋子裏祖父走出來了，他趕緊喊道：

「爹，我回來了。」

「好，這幾天就謠傳日本人要到黃寺（北平市高中學生集中軍訓地點）去搗亂，你們沒有出什麼事嗎？」祖父問。

「沒出事，日本人提出不許學生軍訓，我們沒訓完，就提早結束了。我已和同學約好，過兩天到南京考中央大學，剛才和爸爸說這件事。」他把臉轉對爸爸，「你答應嗎？」

「他去南京考老中央大學是很好的，爸爸也同意吧。」父親把兒子的表面辭句轉問祖父。

「去吧，北平這地方空氣也太壞了。」祖父頗以爲然的答應下來。心翰高興極了，把行李包提到屋內，見母親與祖母去了。

一個月以後，翁家客廳裏的燈光照着一張南京寄來的信紙，母親讀着信上的辭句，一家人都在椅子上坐着聽：

「我已經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學，現在已搬入校中住宿，以後家中在北平居住若是不便，也可以闕家南下，我也不會違念着家中人，家裏也可以常看到我的。」

祖母很懷念南方故里（翁家是甯波籍），聽了信上的話，很高興，笑着。



一家人都在作南歸的打算，只有文灝先生一個人曉得兒子在做什麼，但是他也笑着，心裏有點沉重，暗自想道。

「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的不爭氣，結果把擔子都放在下一代孩子們的身上。孩子們本該活潑的在學校裏去享受教育，結果却要做一个戰士。現在也沒有什麼可回轉的了，歷史似乎決定了這麼發展的，聽任孩子去罷！」他笑着，但心中却有些歉然，他不能把這點歉然的心意暴露出來。

一一

空軍第八期飛行學生在學習飛行過程中，還學習了從杭州向中國西南部撤退中的生活。

離開杭州笕橋校部時，各人都只帶了一個背囊，穿一身軍衣，還有一枝步槍，不能帶的東西都放在軍房裏。

當他到了昆明，杭州失陷消息傳到，他頗為傷心。

民二十七年冬季，他以三年多的辛苦學習，獲得了前十名的等第，挺立在昆明中央航校第八期飛行學生畢業典禮的閱兵台下，受着長官們的嘉勉與期許。

鮮花，軍樂隊的鼓號，酒宴，以及老母親老父親兄弟姊妹女朋友的笑臉，把他們這一期的好日子裝束成狂歡節日一般。

他這天寫了封短信給父親：

「父親，我在今天學成了，馬上我們就要去西北受作戰訓練，車過重慶時，我一定要回到家來

過一兩天的。若是父親覺得可以把我學飛行的事解釋的話，我以為此正其時矣，免得家中在我穿了軍衣回來時弄得情緒不甯，反使三年餘久別後的小聚不能歡暢。」

守祕密的爸爸在某一天的家聚中，對家中人說道：

「心翰已經畢業了，不久要到重慶來。」他頓住，笑着，望着心翰的祖父和祖母。

笑傳染到老人臉上，祖父把眼睛迷縫着說：

「三年多了，照片上看起來，臉龐還依舊，不知道身材可長高一些？」

「別要回來了都認不識了呢。」祖母倒是怕孫兒長得認不得了，祖母一想到孫兒就以爲還是跟他老人家在一個被窩裏睡覺的小孫兒樣兒。

「可是他不是讀西南聯大，而是學的飛行。」父親還是笑着。

「那爲什麼？」祖母驚愕了起來。

「爲什麼這幾年都不給我說！」祖父也提抗議。

「人各有志，翰兒他那年氣得飯都不想吃，若是我不同意他去學飛，他即使讀大學，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父親不說了，望着家中人。

「學飛。」祖父口氣軟下來，拖長了聲調：「我也不會反對的，只是這孩子身體不見得特別好呀。」

「學了飛之後，他跟我們要愈離愈遠了，我以為他回來後，該可以在家中多住些時候。學了飛，那一定是天南地北到處飛了。」祖母難過以後的聚合時間少了，臉上抹去了笑容，眼光裏添加着

失去了什麼的神情。

「還是不要多想罷，國家多事的時候，各人家中也得出點力。母親，你有四個孩子，總該可以出一個去當兵的。」父親開始勸說。

我不是怪你，我覺得這孩子身體並不怎麼特別好，他如果不學飛，他還儘有貢獻國家的途徑。爲什麼不可以學開礦，學煉油，學交通，而偏要讓他學飛？」祖母的懊喪並沒有立刻消失，發揮着他的想法。

父親不作聲，心中還是堅持着，兒子的志願不可阻撓，兒子身體是不大頂好，但既然合格，既然心願做第一線天空戰鬥員，爲什麼要把他拉下來放在礦穴裏煉油廠去呢？

祖父說道：「別說了，他已飛上天，還是在他回來時，大家好好的親熱一下，人家兒孫學飛的多着呢，親熱一下要緊，心輸這幾年的日子恐怕也苦够了，」

「那到不，只要看他照相的臉形確比誰家時好，就可以知道沒有吃什麼苦的。學飛的在物質生活上，不會壞的，這孩子走這條路是對的。這幾年家中寄去的錢，他來信說多半省給一些讀大學的中學同學用，這些美德若是他讀一個普通大學或許不會學到呢。」

## 二二

二十七年歲暮，兒子回家了。

他先到重慶城裏爸爸辦公的地點，跟百忙中的爸爸見了面，父子的見面很親切，兒子跟爸爸拉

手緊握着。爸爸仔細的端詳兒子容貌身材，然後坐下心裏想：「沒有什麼變，還是從前樣子。」問道：

「什麼時候到的？」

「剛到一會兒。」他把隨身帶的手提包放在一邊。

「你先回家去，我晚間可以來的。能住幾天？」

「後天去成都到蘭州去，在那邊的驅逐總隊受訓六個月以後分發，才知道調駐那裏。」

三年多的軍官學校教育，把兒子練得不肯多說話，見了爸爸也沒一句多話了。爸爸在辦公室裏一會兒有電話，一會兒有公役拿名片進來，一會兒有卷宗夾子呈上來，祕書及各主官也不時進來，兒子說：

「我去家裏了，晚間爸爸一定回來吧？」

汽車在重慶市區向沙坪壩家開駛，家役看見主人汽車來了，看見出來的不是主人，而是一個矮小的軍人。母親先看出這是二兒子，高興得眼睛射出了飢渴的光。兒子幾年不會跟家人在一起了，一見面，跟母親握起手來。母親笑着看他的臉，黑黑的膚色，如同初別離家時一般。眼睛是灰黑色的，靈活得還像初生時，只是嘴唇上有了黑鬍子，這是二十三歲與二十歲的分別。

母親看着握在手中的兒子的手，比離家不同了，大而有肉，紅潤的色澤顯出兒子的青春正旺，母親撫摸着兒子的黃馬褲呢軍衣肩背，是有力的堅實的肩背啊！兒子像爸爸，個子不高，但頗英武活潑。母親聽到兒子說：

「媽，我過的好嗎？」

媽不答，笑着點了下頭，貪心的看着，像不久這過得好的兒子要失掉一般。

晚餐桌上，全家都聚集着，弟弟和妹妹把話題一個一個提出來問，母親，祖母，祖父都逼得伸不進話頭來，只好笑迷迷的看着他去答覆一些飛機飛行的話題，以及別人的空戰故事，不久爸爸的汽車又在門外響了，爸爸的皮鞋踏得地板咯咯的響。爸爸的身材出現了，全餐桌才把弟妹們支配的局面改正過來。

兒子答覆了一些爸爸的詢問以後，提到了地圖：

「爸，你和丁瞿二叔叔的地圖如今是我們飛行的指南針呢。這，您在當初想不到罷？」

爸笑着，說道：「想不到。你們用這個圖可有什麼困難？」

「沒有困難，這個圖的好處就在有顏色標高。美國教官與顧問也都以為這是中國的一大成就。兒子給爸爸一點鼓勵；但對於作飛行員的兒子的這一段却滿意的笑了。

在飯後，客廳裏，祖母追究着他心愛的孫子：「爲什麼要瞞着我去學飛？」

「祖母，你在北平時，當風聲鶴唳的民國二十四年，是不是也當心日本人飛機要來轟炸城裏呢？」

祖母點了下頭。

「倘若日本人飛機來炸我們，我們沒有飛機就只好挨炸了！」孩子說了下去。

祖母又點着頭。

「我也不想當兵，但是生在這個年頭，眼看着我們要挨炸，若是我能上去抵抗一下，不是可以救些人命嗎？」

祖母又點了一下，但心中都不忍說出一句想頭：「你救人，自己不危險嗎？」

「爹爹一生研究學問，現在在政府裏做事，不都是爲了國家和人民嗎？」孫子又在說下去。

「我不過顧着家中一脈相傳的意思做下去，而且祖母你可以放心，飛行不一定有什麼危險的，跟日本飛機作戰，也不一定就非死不可。」孫子索興說到家中担心的所在。

母親插進一句話：「心翰你已上了天，我們不會硬拉你下地的。別談這些了，說些別的罷！」

#### 四

在蘭州。

洗臉水澆到地上，一層亮晶晶的薄冰立刻結起來。這種嚴寒的隆冬，在飛機場的大地上，驅逐總隊的見習軍官像兵一般的列隊跑步作早操。

太陽出山以後，見習軍官開始飛行。他們用的蘇聯所造的海鷗式與蒼鷹式驅逐機。

翁心翰在這訓練營裏完成了戰鬥飛行訓練。二十八年夏季起，開始担任成渝上空的防空戰鬥工作。

民國二十八、九兩年，成渝迭遭空襲，翁心翰被派在第三大隊任飛行員，隨着部隊轉戰成渝上空。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成都空戰，他開始擊落敵A重轟炸機的紀錄。那一架敵機落於成都東南二

十公里的稻田裏。

民三十年去仰光，接新飛機返國以後，他調入空軍第十一大隊四十一中隊。從此依然轉戰於鄂湘等地。

民三十二年春，他第一次去印度，在印度洋濱沙漠機場，他接受了「下層」機的飛行訓練，返國以後，又駐在重慶担任空防，並不時前往鄂西前線，偵察敵情，轟炸敵人船隻，掃射敵人兵馬車輛。

這時他已因功升任第四十一中隊副隊長，協助張唐天隊長率領部隊從事戰鬥。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十點二十分重慶空戰，他又創造擊落敵機紀錄。

根據中央社披露翁心翰的戰績是三架又點零四架敵機記錄；其掃射敵人兵馬以及轟炸敵陣等戰績，亦甚輝煌。

可是，他每次作戰決不告訴家中，僅僅父親知道。他知道父親可以支持得住對他安危掛念所生的痛苦，若是讓家中別的人知道，那一定是難受的飲食不安。

## 五

民國三十一年，在成都×××區，他認識了周勁培小姐。

勁培是翁心翰同期同學周培恭的妹妹，安徽合肥人，錢子謨兄談到勁培：

「我那年由安徽西部出來時，周家三姊妹也由安徽西部向後方流亡，一路上他們都赤足穿草鞋

行路，能吃苦，體格精神都很健朗。」

金煒談到翁心翰的婚姻，說到：

「他很簡單，周小姐在空軍子弟學校教書，同學中歡喜這女孩的很多。心翰往還幾次以後，判定這是一位很好的配偶。就告訴周培恭說：『我對於令妹勁培是很傾慕的，現在我決定要娶她，你以為如何？』周培恭說：『我不能發表什麼意見，你們自己的事，你們自己去辦好了。』別的人聽說心翰愛周勁培，就退却下來，不久他們就訂婚結婚。」

兒子結婚自然是一件喜悅的事，祖父母尤其高興。結婚只有兩個星期婚假。這一對年輕的人住在一起。假滿以後，新郎又回到空軍營房，只是在外宿假期方可回到家中團聚。到三十二年夏季完了，心翰決心要勁培去成都讀齊魯大學，一個安心讀書，一個安心打仗，有短期休假期時再聚會。

這種犧牲自己老家與新定骨肉團聚的表現，是最令人感觸的，我讀到他一封信：

「我們分別是爲了叫全中國因受敵人壓境而流離的人們早日得以重聚。一旦他們可以返歸鄉土過聚合的親切日子，我們也就可以永不再分開而與我們的祖父母親兄弟姊妹在一個屋子裏廝守着。我相信我們全中國人們的聚合是可以實現的，我們一家人的聚合也跟着要來到！」

## 六

三十三年初夏，翁心翰第二次赴印度洋薩接收美國鯊魚機。

在沙漠空軍區，他接受鯊魚機戰鬥飛行訓練，每天在拂曉時即開始飛行，從各種小動作到大課



目，牠都練習着。

接着是射擊課目，從空中拖靶射擊到地面靶俯衝射擊，小角度俯衝（滑翔）射擊，以及天六飛機照相射擊，影靶射擊，全都做到。

最後是轟炸訓練，一種超低空投彈訓練也做了，這位副隊長處處不落人後的學習。

可是一點小也不小的磨折來阻撓了。一天他忽然感到腹部不適，到美軍醫院檢查，是盲腸炎，立即由美空軍醫官施行割治手術，按醫官規定，割育腸手術施行後需一個月的休養，但是翁心翰只記着國內戰局，陽衡保衛戰正打得吃緊而沉重，高又新、劉尊、劉寶琳、吳國棟等同學都在衡陽外圍拚命，他急得要趕回國參戰，在第十四天，他對美國醫官說道：「我已經好了，打算出院。」

美國醫官搖搖頭，說：「不行的，你必須住三個星期，然後才可以出院。出院以後你還得休養一個月。」

第二天，他又作同樣的請求。

第三天，他再說。

醫官說：「你允許我試一試你的腹部創口是否疼痛？」

「你試好了！」翁心翰不知外國人怎麼樣試，但決心要出院。美國人把他腹部用手掌輕按着問道：「你感到痛嗎？」

他感到有點不舒適，但是他答道：「沒有什麼。」

外國人用手指骨節敲打着按在他腹部創口上的手背，由輕而重的敲打，問道：「如何？」

「沒有什麼。」

「如何？」

「不痛。」

其實外國人敲打時，他是痛的，但他忍耐着，他決心要早日出院返國作戰，所以忍着痛，老說「Nothing!」外國人弄到最後不敲打了，看了他好久，說道：「我知道你下了決心了，你明明是痛，你頭額上的汗珠就告訴了我，但你一定要出院，你們中國人就愛這種忍受苦痛的行爲，我有什麼辦法。孩子，我應允你後天出院返隊好了！」

第十八天他出了醫院，在隊部休息不到二十天，就飛着鯊魚機，通過黃沙蔽天的印度沙漠區，喜馬拉雅山的駝峯，回到了成都空軍基地。

## 七

湖南戰爭在九月初旬已由衡陽外圍戰演變爲廣西境內空軍基地與交通線的大爭奪戰了。在紅岩基地，張廷孟司令官用洪亮的嗓音指揮着第四大隊日日出擊寶慶以至桂林外圍的敵陣。第四大隊的戰鬥員從五月參加中原會戰以來，一直是四個月在第一線敵陣飛翔着，張司令官決定把第十一大隊的生力軍也使用到湘桂線上。九月十三日灰雲漠漠的天空，第十一大隊一部分參加湘桂戰鬥的騎士們就由翁心翰率領着由華西向湖南行進。

出征的前夕，翁心翰與夫人周勁培在他們家中收拾了一點出征時的應用物品，心翰在拾檢衣物

時說到：「這次出征，大概得隨湘桂戰局爲轉移，地點也不會確定，但我每到一地，必給你一個電報，並托空運機給你帶信好了。家中你可給我寫封信去，就說到西安駐防，他們就不會擔心了！」

夫人點了下頭，說：「我在家裏，只盼待你的信。你再忙也要寫二個字給我。重慶家中我爲你寫信去好了。」

兩個人並沒有什麼不好受，雖然漫天飛雲，象徵着風險與不祥。報紙上湘桂線上的日日失利消息也確實有點令人氣悶。可是丈夫是要得去拚命的。丈夫從印度那麼急的趕回來，目的就是爲湘桂線，如願以償，丈夫多麼痛快。

在家中分手以後，心翰到隊部很早就睡。九月十三日天氣雖然不好，一天細霧似的飛雲，但第十一大隊的紅岩機羣依然趕到白鳥基地，轉往紅岩基地。到基地以後，心翰在飛行員休息室裏從電話裏給張司令官報告：「我翁心翰，十二點三十分領隊到此，現在機場。」

張司令問道：「來幾架？」

「××架。」

「都好嗎？」

「都好。」

「休息，吃飯，晚間全住在我這裏。」

「別的沒什麼吩咐嗎？」

「今天好好休息，準備明日出擊。」

他命令借用的四大隊機械員帶人去檢查飛機，命令備飯然後就和四大隊的戰友們暢談着一切。他特別仔細的向王慶利隊長祝瑞瑜副隊長問到湘桂線敵情以及炸掃敵人的經驗。

晚間他到張司令官所住的花園裏謁見，同桌吃飯。張司令官很親切的說了敵情以及出擊要領，然後叫他們今日到的全部人員早睡。

九月十四日，十一大隊出擊全縣，炸縣城，掃射三里橋，斃敵人兵員二百名。

同日再出擊炸龍王橋，掃射范家祖山一帶敵陣。

九月十五日出擊二次。九月十六日出擊鄧家坪諸家坪，該二地被炸起火。

## 八

九月十六日

湘桂線上，灰濛濛的雨雲散佈在天空。

不是出擊的氣候。幾天以來，第四，第五，第十一大隊的出擊均冒了危險，可是地面情形太惡劣，空軍若不出動，情形只有更壞。美國人對於我們飛行員這麼瘋狂的穿雲來去，搖頭嘆息道：「中國人的戰鬥是這麼不顧一切，我們不以爲然。」

十六日天氣更壞，從湘西南飛過××山脈時，什麼都看不到，雲氣在飛行時像滾滾而來的噴霧，那裏來的這麼多的雲呵！

翁心翰在大編隊裏擔任第二編隊的領隊，目的地是興安到桂林沿線。

過全州時，看到這個江邊的城有白煙在冒昇，房屋不完整的破壞了。

湘桂鐵路黑色線條與公路黃帶子顯然可以從雲縫中顯現。

在興安縣城附近的公路上發現敵人兵隊在行進，翁心翰首先衝下去掃射，接着把炸彈拉了下去。榮駱兩隊員也跟着炸射。

敵人顯然準備了抵抗，砲彈打上來，翁心翰感覺不對，似乎腿部受了一震。他還是掃射着在公路兩邊逃的人馬。

返航時，他還忍痛向桂林飛。看見桂林城區也有白煙數處冉冉上升。

榮駱二人保衛着他一路飛着。

可是他的羅盤打壞了，他想叫榮駱捨開他自己回去，但無線電機也壞了，他不能發話，只好傾側機翼示意。

可是，他們二架不肯走開，一定跟着他飛。

地形地物看不到，雲蔽着地表，他只好領隊在雲中飛，憑着經歷，以及壞了的羅盤，他勉力飛着。

油量表指針一點點的轉向零，他腿部的彈片傷也陣陣痛起來。血由熱的流變成冷的凝塊。他覺得眼力有點不對，似乎雲霧多起來，要侵入到座艙裏來。

他沉重的迫降下去，地面不平，油盡，人受傷。這些因素組成了迫降失事：他的生命在頭部胸部撞破流血中像海邊的小帆船般飄去了。

## 九

翁心翰，一個本可以造成爲博士，學習成一位物質建設工程師的，却成爲靈魂的工程師。他把自己的生命燃亮了中國黯淡的局面，像一盞不滅的燈點在大道上！

他的八期同學熟知他的人像命違劉仰高等都一再爲我分析他的特點：

(一)當兵時，處處吃苦耐勞，比別人總要守法些。他要做到使人忘掉他是人子弟這一觀念。  
(二)十年同學同飛同戰同生死中，沒有人說過「你，部長少爺！」這句輕視話。人人感到愉快，因爲農家與部長子弟在一起並不感受部長子弟氣餒的壓迫。

(三)始終在學成飛行後，不由隊部的戰鬥生活請求改調學校教官，或者地面勤務，或者第二線任務。

(四)敢于正視世俗人所畏懼的死亡途徑。只要爲了他所追求的和日本作戰這一目的，他可粉身碎骨以赴，對骨肉之親亦可以不留戀。

我參閱他的日記，發現他不大佩服人的：但是對於張唐天副大隊長離十一大隊時，特別表示敬佩。這也是他多年與人相處的一點真知。

## 附記

「肥翁心翰」文寫成後，我不禁要想到許多往事。在蘭州西古城和他在一起那些日子很够回

味。今年一月間我在第十一大隊找劉孟晉隊長談周志開生平事蹟時，他也在座。劉孟晉隊長今夏殉職于印度洋濱，劉隊長事蹟更是令人不忍寫述。因為他的不在，許多人尤其是金焯每天只是頹喪。心翰的去世自然也叫新知舊雨傷感，只不過每當人看到翁文灝先生時，傷感反而為收藏起來。十月十四日筆者于赴川東途中過渝往謁翁先生，代表航委會政治部簡主任至敬慰時，翁先生很豁達的談到心翰一些小小故事，令我以為他似乎缺乏感情，但我仔細的注視翁先生談笑時的眼神，我發現有亮晶晶的淚水在笑中充溢着。我坐了二十分鐘，翁先生說了一些，也問了我一些問題，我只感覺這間辦公室裏有點冷氣侵人，因為老人失掉一個從小撫大的心愛兒子，而在空洞的辦公室裏拚命用石油增產數字礦砂新開希望等工礦發展來償補失掉兒子的空虛，終究是使人感到冷慄的。倘若今後在中國新戰爭線上，的確有成千成萬的好父母好兒子站上去，把中國由目前苦難中挽救出來，這或者是這位六十歲老人的一點真實同情與安慰了！